

館陶縣志

第十一册

館陶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文類 詩類 金石類

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經緯天地謂之文歷代史志以當時所存典籍彙錄於一編則皆曰藝文志良以藝以治事文以載道道之顯著者文也學問技術亦皆可以藝名也故無論經學史學諸子百家以及天文算法文詩總別等集金石等類約之以藝文而皆可括其名義彙其旨歸足以動考古者之幽思而仰見先賢名儒之政學心得道義心傳可以精進求之而不容以躁心淺嘗輒自詡曰學古有獲足以通今而致用也蓋所取乎藝文者不徒貴乎其語精而尤貴乎其旨深且遠足以則

會 附 錄 三
古而型今也志藝文

關於此藝文可分經史子集諸部及文詩金石等類茲爲列述於左

一 經部

春秋集傳十五卷 王沿撰沿字聖源宋天聖進士少治春秋官至天章閣待制終河中府是書宋史本傳云十六卷宋志通考皆十五卷崇文總目云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啟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有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通志

五經類編二卷 清光緒乙亥副舉人初鳳齡字來儀撰

二 史部

唐志二十一卷 王沿撰

楮墨一卷 耿如杞撰杞字楚材館陶人明萬歷丙辰進士歷官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府志載是書及其自序略云榆東之役策

馬蠨蠨

塞名即今居庸關

間塞上情形目擊而心識其所以視聚米山

川虛實必有分矣隨筆漫錄請纓者必有取焉晉荀濟嘗謂人

曰會楮上磨墨作檄文吾愛其語有致故以命此

陶山考 汪鳳翔撰翔字儀甫館陶人清康熙己酉歲貢乾隆館

陶志載耿願魯縣志序云汪君儀甫舊輯陶山考一書廣搜旁

錄典問頗詳固文獻之徵也

重修東昌府志 耿賢舉撰賢舉字升書館陶人乾隆乙丑進士

官武定教授府志載是編云按此本知府金啟洛之弟啟汾及

館陶耿賢舉編次草創未就旋失其稿

以上通志

鄉土志八卷 宋金鏡撰鏡字月波館陶人清光緒辛丑恩貢其

自序略云大學平天下始有土而終財用生衆食寡足裕富強

之基孟子友古人由一鄉而國天下頌詩讀書大開文明之祖

鄉土所由來比物此志也

見鄉土志原本

三子部

關於此部分士農醫及雜家釋家諸項列舉於左

(1) 關於士林者

士箴一卷 耿願愚撰願愚館陶人

是編見府志

(2) 關於農家者

教稼書一卷 孫宅揆撰揆字毅齋館陶諸生府志載宅揆是書

自叙畧云辛丑仲夏於平恩劉某家獲見山西太原副守朱公伊尹區田圖說其計畝分區播種耘雍之法詳而有理皆爲近世老農所未聞劉某言其試種之效雖未能盡如圖說然較尋常之畝所獲則加數倍其圖乃枝一番世兄自太原携來言山西頗有依法種者所獲誠如圖說余不勝欣幸如得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焉是日遂懷之歸於是又爲詳考剛畝種法亦效未

公之意而爲之圖說附於其後并授之梓庶可由近及遠以漸而公諸天下也

通志

(3) 關於醫家者

諸藥方百卷 李修撰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卒於太醫令北史本傳云父亮少學醫術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畧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效修亦遵父業而不及太和中嘗在禁內侍針藥多效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

(4) 關於雜家者

家戒 柳開撰開字仲塗館陶人宋開寶六年進士歷典州郡終

於如京使宋史本傳云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

延枝議 耿如杞撰是編見府志

(5) 關於釋家者

靈默行錄 志閑撰閑俗姓呂氏館陶人住鄂州灌溪爲臨濟禪

師法嗣宋高僧傳靈默傳云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

江左之英達爲默行錄焉

以上通志

四集部

關於此部分爲別集總集二種

(1) 別集

風雲亭稿二卷外集一卷 耿明撰明字晦之館陶人明弘治丙

辰進士曆官江西左參政是集見府志

中丞公集六卷外集一卷 耿如杞撰二集見府志舊志本傳云

如杞文似蘇長公奏議似陸宣公詩宗李杜

澗南詩集 李茂實撰茂實字生洲館陶人明崇禎庚午舉人是

集見府志

璽卿集二卷 耿章光撰章光字闇生如杞子明崇禎丁丑進士

官職方員外郎福王時授尙寶寺卿後爲僧坐法死是集見府

志

韋齋集七卷 耿願魯撰願魯字公望號又樸館陶人清康熙庚

戌進士官編修蠶尾續文編修耿公墓志云爲詩秀發如初日

芙蓉自然可愛有韋齋集七卷

緩齋詩草 耿賢舉撰見山左詩續鈔

種松書屋稿一卷 耿鶴舉撰鶴舉館陶人是編見府志

(2) 總集

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柳開撰是集文淵閣著錄四庫提要

曰開少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又改名改字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集中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二傳自述甚詳集十五卷其門人張景所編附以景所撰行狀一卷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體爲古文實自開始

文集二十卷 王沿傳是集見宋史本傳

尊西詩話二卷 張曰斑撰曰斑字蔚亭別字苔山館陶人清道

光間歲貢官兗州訓導是編見王文直公遺集其論詩於明則稱謝四溟近人則取吳蓮洋

五文類

關於此類分書說贊記序誌銘諸種次錄於左

(1) 書

上皇帝書

宋龍圖閣直學士 王 沿

漢唐之初沿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三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祖患征調之

不已也故屈已而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掠爲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敵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瘠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豎芻地占民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狄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堅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田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閒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

卒刑徒田之遂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利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本朝制兵未幾於古自契丹氏通好三十年二邊嘗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惟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肆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以絹估罪敕以紙直代之律坐髡鉗而役者敕黔竄以爲卒諸州比者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以繁文罔之

而置於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黔竄
爲卒者止從髡鉗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2) 說

政說

元縣尹沈瑤

夫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則事省事省則民安一或紛然
則上下胥罹其擾矣然事有不能省者又在乎區畫隄防之術何
如耳一役之興一宴之設一訟之起一事之爲凡所施爲必思慮
周詳斟酌繁略則民受賜不淺古云寬民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某嘗爲縣被胥吏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
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接畜馬其他若括逃戶若捕盜賊若

起夫餉遞若歲用科歛事有百端不賄不釋夤緣尅落以養兒孫此愚之甚者也某見其然審其可行者即行不可行者揮牘不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胥親詣其地按視之可行者行可止者止惟以信義集事吏人不敢妄爲百姓獲安旁邑取以爲法

圖說

清知縣郎國楨

余惟均里之後勢必均牌而後賦役兩得其平均賦一視乎地必先使各里之地坐落歸一既得以就近催輸而尤使地之多寡相等則里方無不均也故今之里非復昔之里均役一視乎牌必先使各牌之人隱漏悉出既得以附近連屬而尤使人之多寡相等則牌方無不均也故今之牌非復昔之牌里之地有沙漬之不同

故賦有折免之不同其他不得概援可知也因而牌之人有貧薄之不同故數有增加之不同其他亦不得概援可知也地有地册牌有牌册而統梓之於誌旣一覽而可稽又復繪之於圖者亦以見日後即有變通止須神明乎法之中而里之方區地之沃瘠戶之豐嗇終不可變而圖亦不可變也庶幾永作官民之監與

自叙

附

館邑歷來官民相安有年矣因循旣久則痼弊自叢以目前一時之安而貽日後無窮之害余不忍爲也余惟館邑之最不均而累民者固不以一事而賦役爲甚欲均賦役先清里甲而尤先使民不擾不費爲第一義首尾四載方有成勞不自知其可

告無罪於百姓否言者多謂余此番清釐之數已符功令兩階但如此則館民負累將無已時矣余亦安忍以彼易此哉至於除里書之簽差免里長之借墊與夫柳蔴車輛繹募等役所不能爲吾民免者則僅取竣事而止旣不中漁亦不使旁落凡心乎民者優爲之不足記也若夫考訂山川之佳勝闡發潛德之幽光亦有司事也故並誌之

(3) 贊

嘉禾碑贊

大德四年歲在己亥館陶縣尹溫仲謙行農畝得一莖六穗廼牘上之州僉謂國家致和之應都邑不可私有遂以上聞溫候於是

圖禾刻石縣治之壁其堂曰嘉禾堂

段干木先生贊

清知縣郎國楨

夫人有不世出之遭而我獨視爲若將浼已者此其中實有不可動者在焉而非出於一時矯激之爲也段干子行事不多概見止傳有避魏文侯一事其風節與許由何異固不必摭拾其他而已知其爲高出尋常萬萬矣彼蘇秦范雎之徒或揣摩以洩忿或隱忍以要君曾無一毫自愧其進之非而位高多金之言報德報怨之舉有恒人不肯蹈而彼顧揚揚得意視先生何啻天壤哉祇因孟子有已甚一言當時儒者遂不急爲表見不知不爲已甚者聖賢之正經而不妨已甚者高人之奇致孟夫子以不見諸侯爲義

館陶縣志 卷之二
觀其迫斯可以見之言豈止爲一已明所守之正而深知先生之意不已在言外哉

段墓碑亭叙

附

知縣鄭先民

館陶城北舊有段先生干木之墓湮於榛莽有年滿洲程君來令茲土始立石以表之嗚呼先生去今二千餘載誰知有墓尙存也余每逢寒食奠酒其下徘徊仰止者久之小構一亭以著其清風高節而程君實先獲我心於是凡祭先生之日遂并祭程君之墓碑前賢後彥同此不朽亦陶丘之盛事也

(4) 記

去思碑記

元修撰王思誠

近民之司莫如縣親民之職莫如令故令賢則宣化布令不崇朝而徧乎百里治教之成若反手耳吾於館陶尹李藻子潔見之矣子潔世潁川人父正朗知泗州又知歸德府弟黼字子威以國子生爲大定丁卯進士擢翰林修撰河南行省檢校拜監察御史子潔亦以國子生爲壬戌進士擢太常大祝至元二年來尹館陶杜門絕請察民隱詢士俗與利法弊斥無籍之胥吏旬日間邑人逋而復者類百戶民相訟召兩造諭以禮讓陳以德義不假刑威往往悔謝而去民有誣爭同宗財產者七年不決子潔爲之剖析懇至欣然退服若決此訟者又十餘輩上官若臬司行縣咸嘉之不忍以屬吏待且移疑獄鞫之前後以十數咸稱明允尖塚倉若縣

倉歲起時發民完之乃告諭曰汝輩衣食所需故役之他役不輕
汝及也衆歡然趨役而民不擾先是邑民輸稅悉爲攬納者所困
子潔禁之曰爾勿魚肉我民課農植桑果視舊加數倍仍嚴盜斫
私賣之禁夏大雨浹旬河溢隄決平地水深丈餘瀰漫入城廓廳
事前亦深數尺廬舍汎沒民叢沓避市中高地僚屬皆遁子潔獨
不去曰我爲邑長旣不能弭災又不能拯民之溺縱獨生如吾民
何誓與吾民同死而已揮淚巡視民莫不感泣旣而水息乘小舟
督丁夫塞河決補隄防未嘗知倦田野民或升高陵或棲大樹採
木葉掘草根以食子潔勞來存撫先發官米賑其苦甚者不足勸
富室出粟以濟之又請於朝賑以鈔二千錠又上章乞蠲是年民

租罷和市絹二千七百疋若聖廟若二皇祠若縣廨俱圯於水以次葺而新之倡僚屬割俸儲供億置什器飭館傳命巡尉練弓兵勤警邏盜賊屏息犴獄爲空在職二十月移病而歸父老遮留不能得至有號泣者其東北境曰大章保實松滋監霍爾赤彥舉之別墅子潔旣去之二年彥舉來自松滋因邑人追思不已乃伐石勒其遺愛走京師謁余爲之文嗚呼今銓曹於守令極難其選而得人爲鮮子潔在任未久居而民安去而民思一邑之民無愚智大小靡不皇皇然若孺子之失其父母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滿考治效之臻不知又何如也吾聞子潔之父爲州爲府所至著稱子威又嘗與予同爲太使氏相知有素爲御史多所建白故

併及庸見其父子兄弟文章政事源委有所自也至正元年三月
記

重修廟學記

元翰林張士觀

館陶故有學金皇統中先聖四十八代孫縣令淵實始爲之兵餘
廢而僅存至於有國歲甲寅縣佐輔弼赤事修治歷年滋久又復
圯靡至二十一年達魯花赤旭世篤暖縣尹劉著更相勉勗綱紀
學事故門觀堂廡廊筵齋構完舊重新大德元年縣尹溫仲謙始
至瞻謁禮殿大懼弗稱其制欲葺有所未暇越四年政修時和顧
謂同僚曰學制不舉吾屬之責也盍勉力共成之達魯花赤欣都
主簿張仁義縣尉吳榮祖謀議克合典史韓珪同相斯役共捐俸

幣以先諸人人亦聞義胥歡願佐財費仍率有官守者各命其徒而不及於民於是楹桶藻稅之腐壞者新之瓦缶坏石之破缺者易之像設采色刊落者補之塗以丹堊峻以崇階規制如舊而壯偉有加初神門之前狹隘不足以回旋至是益地一畝五分闢通巷以達於衢鑿井而汲繚垣以周建櫺星門於外凡學校之所有者皆備無缺始於四月己卯成於五月丙寅邑人具道本末以記爲請竊惟學校者風化之源人倫之所恃以正者也本之以六德六行文之以詩書禮樂至於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夫視聽言動周旋食息之際舍講學而能之哉古者凡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者必有意也夫子旣沒後之學者尊

以爲先聖配以顏氏爲先師自京師達於郡邑得通祀於其學及
乎時殊世異因事制禮則皆廟而祭之其所以尊敬之道則一也
況度數之在乎俎豆鐘鼓祝幣之間者非廟無由觀焉後世必欲
敦教本作人材廟學之制豈可缺乎國家功成治定留意教養廣
勵學宮按邑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怡怡愉愉其教也不倦務盡
人之材其學者勉焉以成令器則是宮之設非特使夫來者以爲
美觀而已士觀不敏何足以啟告於人辭不受命勉爲之書

修城記

明翰林侍讀泰和尹直

成化三年丁亥春三月丙寅朔館陶縣城訖工知縣唐侯具書弊
遣按抵京師請予文記之其書曰走承乏館陶於茲四載凡政教

弛張利弊興革惟視緩急顧邑無城池罔以衛內攘外然役重費
鉅業未易集幸歲比有年國無重徭民有餘力乃區畫興築請於
巡撫都御史原公具聞詔可以遂以今年二月丁未起工版築并
興夫役樂趨至成僅二旬其間陰雨輟工實旬有八也城周廻幾
五里壕塹如之四面關門而屋其上甃甃堅纈闌閱崇嚴其門之
名東取東作之義曰豐樂西近衛河曰臨津南向離明曰昭遠北
達京師曰通都皆舊所無也惟是顛末非託之文字勒之堅珉則
人更世異不免湮沒無傳矣幸嘗獲察於下執事故敢以請余惟
春秋常事不書興作創制則備錄之若是役也決宜書按志館陶
古魏地漢始置縣以境有陶丘丘旁有館故名其治在今之冠縣

故爲隋氏而置館陶於他所今治是也唐大歷間改復永濟縣尋復舊名屬魏州宋因之金屬大名府元初屬東平路尋改屬濮國朝改隸東昌府初括版圖民以戶計千五百不足賦以頃計僅七百有奇百餘年來生齒日繁流寓錯居野闢稅增蔚爲大邑而城垣不備庸非缺典歟自我明受命海宇一家列聖相承張文弛武所在城邑城也不足乎高池也不足乎深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矧茲館陶密邇甸服俗習敦樸弗戒不虞無足怪也然宴安滋久猝然訛駭民匪城池曷以固志第世之守吏智力鮮有及此者故以館陶之爲縣凡歷幾世吏幾更而崇墉深塹乃今見之蓋惟侯剛廉勤敏威惠并行經理適度民智順偕故城於斯

築池於斯浚役不知勞成不兼旬不惟足以備邦侯之制而且足以待不常之虞矣侯之功能豈淺鮮哉昔周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南邦詩人誦之見錄於夫子若侯之名位固不敢望二公下風而是役也以擬二公又何多讓焉然侯固不以此自矜也書曰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其侯之謂與惜予文不足傳又未親歷其境達觀其高深廣厚以委曲悉記之姑藉來書庸志歲月庶後人考焉因城而知侯也侯曰禎字廷瑞陝西漢中鄉貢進士

重修寶應寺後殿記

明監察御史邑人耿明

寶應陶山古刹也其創建沿革之詳舊碑具載坐落於縣治西南隅門廊殿宇規模宏整像塑莊潔邑之庶士或告祈禳而謁於斯

或祝望壽而習禮於斯繞以周垣聳以羣幹高堞峙前通衢抱後誠一方勝概萬姓福地也景泰辛未已嘗修葺迄今弘治辛酉歷年五十有餘歲月滋久風雨摧剝殿後傾欹像飾蒙翳衆曰惻然肯構誰何於是主僧乘時稔和諗於衆曰茲佛修飾吾徒之責遂請於邑長謀於鄉耆僉曰宜舉廼遣僧人斂之邑井諸檀那施穀輸財百物儲備爰涓日命匠集役斤木陶甃撤其舊而易之新隆其棟宇豎棟而梁者五架增厥像貌欵像而肖者千軀輪奐輝煌起人瞻敬過者心慈聞者思善以故財不費帑民或藉力工程之完大而且速世謂佛氏之教動人易入人深信不爲誣也蓋自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稽古定制自京畿而達之天下府州縣因

舊刹以立司設官遣高徒以闡教弘化擇主僧以領袖之度額衆以羽翼之聖德神功而於佛氏亦加之意焉者非以其人清淨其心慈悲抑其教移人心性導誘愚迷陰翊治道有補於世耶列聖相承崇重其教百四十年來有隆無替竊謂佛氏流入中華自漢而魏而晉而齊而梁而唐而宋而元以迨我明今日上下千四百年有奇貴而王公賤而奴隸老幼賢愚聆其教知其說者鮮不奉事而樂從之矧堂堂萬乘之尊首加意而崇重之哉是宜諸檀那趨事樂施而罔覺其費且勞也佛氏涅槃久矣靈如攸存尙念祖宗加意崇重之德與吾民樂趨之共成之之意陰佑默庇綿國祚於隆長躋生靈於壽域庶幾少補於萬一爲之徒者盍共圖之厥

工昉於辛酉春三月訖於壬戌之秋九月逾周期而告成倡義董治者主僧翠峯祖漢也矢心協成者募緣僧人道迷也樂與共成者邑宰鹽城瞿公克明等也翠峯因余爲友人知事顛末託余記之余素昧釋氏姑彙括大略而紀歲月於珉云

館陶四義記

明給事中閣 閱

昔者仲尼氏之慮世也利則罕語易贊乾德顧曰利者義之和也夫利也者遂也順利利益之謂也公而正達已達人何施非義偏而私便己而不使人則世以病矣故大人致精義之用利垂來世君子樹明義之方亦足以利國天下善人端事悖義而宗戚鄉邑宜之劉仲清氏曰頃仲子聘館陶王本元氏之子本元蓋善人也

家縣北尖塚衛陰之原東去五里曰孫寨別有田千畝十畝舍之
凡七十間重門而入中攝以堂宗戚無田與廬者授耕而居之多
寡視口視力後先視服於是鄉之人曰曰義田同里有子弟往不
知學則於宅東半里許以十畝築塾延經師教成童於中堂句讀
師開蒙於兩翼義田以贍歲用開圃以供蔬茹地凡二百二十有
二畝於是鄉之人曰曰義塾衛自元城而東也南北道過者多則
門西一里間造船一艘以能水而慎者一人給之田五十畝俾操
橈焉濟行旅而不索錢再給田三十畝爲不時繕船費於是鄉之
人曰曰義渡承平踰百載雖僻縣人凡貧無葬歿無歸者不忍見
則河之西原二里而近開阡納樸而封識之垣有樹祠有屋擇道

釋守律者令之典香火春秋時且自具紙錢醪酒燎耐其間占地無慮三十畝於是鄉之人曰曰義阡蓋規立於厥考豐城丞及本元而利遂充於其鄉弟本立實相事焉於是閤子聽之喜曰人之爲道也生有養長有教行有託終有藏而後順益遂天下利矣是以六籍備井牧之制焉昭禮樂之數焉厚賓旅之歸焉慎埋瘞之誠焉此有國家事也而慕元之殷富不自利而與其鄉利之得非聞希文氏之風而本其有義名也乎夫參知殿學宋有實封然義田止矣而本元有四焉晏子雖以善交顯世而陳氏方以厚施謀國二者施同時也而所利殊矣且利名入朝利利入市卜式輸財助邊實利得官也本元遠不見都門居縣外二十里將何利哉利

爲善人惇義而已矣後之爲子弟者恒如本元承豐城之志本立協本元之心不以自多則王氏之居人當呼爲世義之莊真可久傳矣劉子喜曰是宜歸之館陶俾王氏後記之世慎修義焉

新建北極廟記

明鄆城知縣邑人武建邦

玄武之宿其位在北是以建設廟祀定位於北方焉館城襟帶衛河環枕長隄實萃秀鍾靈地也惟城北漫延彝曠地形微下論者謂當建神祠以鎮之而卒不果成邑民張姓名誥者興起善念慨然任修舉之役家君施粟以供役事憲使楊公鄉進士米君輩率施資以贊之而遠近之人鮮不響應富者輸財貧者効力携鉢荷鍾惟恐後遂拓基起臺建廟堂三楹門樓一所環以垣墻規制粗

備矣是雖人心慕義而向善然時不浹旬工不待督疑有神以默相者居無何張姓歿工多缺略又值水患日就圯廢有道人孫玉臣者矢志欲續厥工其一己之家務弗恤也復修簷廊賁飾重加廟宇視前功倍壯麗矣事竣乃懇於家君以紀其事時予在郾家君以書來命予予以鬼神之理立冥難測祭享之理文典攸關矧立真帝神猶正而尊者也昔者成祖文皇帝之靖內難也維神降靈有披髮而立雲霄者中有兵戈聲遂致大捷及登大寶建廟於武當山歲時舉祭大邦小邑皆立廟祀之蓋其功大其應昭也吾陶舊有廟在臨津門外方位未得宏擴乃復創建於斯其地當邑門交衢之會背坎面離樓堞對峙實一代之偉觀也不其勝歟由

是焚修告報可以祈休風氣聚集可以毓秀神明昭示可以貞志
邑城拱向可以延祥正位妥神奠正陶土殆將傳之永久矣然則
鄉長老誠義舉而道人功亦有不可泯者遂據事以紀之時嘉靖
壬戌年夏五月也

重修儒學記

明尙書開州王崇慶

館陶東望泰岱西距衛河北接清源南邇畿輔諸郡邑蓋形勝要
會之地四方莫先焉館之建先師孔子廟也爰始國初歷有修葺
然廟貌不能無改於昔則以歲久爲之也嘉靖甲寅邑侯洛陽史
子懋德甫下車目見傾頽慨然太息欲增崇而鼎新之會時沍寒
越明年乙卯春二月遂計工命匠鳩財儲費復爲捐俸以示其行

之果而弗擾於民也因命邑丞竇子二桂督理其事未幾士胥慕義爭效力輸財翕然響應皆前此未有也又謂啟聖往常權祭他處非所以遵上命妥先靈也乃於學之西南隅擇地建祠週以垣牆蓋自是祀有定所君子曰斯舉也忠孝之攸關也今若是庶其無舛乎又謂鄉賢名宦二祠不可沿廢而泯也乃乘時犒匠因材併工悉爲重建君子曰史侯所以表鄉達而勵宦遊也其殆兼盡而無遺乎若乃櫺星諸門與今上之敬一亭以及齋舍倉厨罔不整飭潤色不惟史侯繼美前令抑亦貽範後人於修廢見其敦本於創祠見其達用於捐俸見其恤民由是而自修罔間德修罔覺以新百姓答聖明崇儒重過之至意以成移風易俗之善政俾陶

多士儀型侯德將來從政四方亦如侯之不徒催科而遂已焉則侯之遺澤與陶人之思侯於他日其何有窮耶侯名官懋德其字別號一泉癸丑進士河南洛陽人蓋聲稱卓然者縣丞則武鄉竇子二桂斯役也有贊襄之勞焉其主薄葭州曹應時典史蒲田吳若雍暨儒學司訓肅寧蔚玠艷都楊一鶚皆樂觀厥成者也敢併及之

重修城隍廟記

明知縣李冲奎

壬申歲冬余被命來官茲土齋沐視學恪恭羣廟祀止城隍瞻拜既肅見廟廡傾圮儀像露居詢諸視士恒藉藁以行妥靈布處於禮雅弗稱余俯思歎曰凡有功德於天地間者不問細大秩而祀

之以致其報禮也矧城隍爲一方保障其廟制頽儉如斯顧可使闕而不葺陋而弗飾耶於是鄉之民偕士大夫造余廬僉曰廟所以棲神也無廟則無祀無祀則無禮無禮無誠俾我士民何所依歸何所勸懲哉拓而新之可乎余曰可遂鳩工措材篤謀務成罔費於官罔取於民咸藉助於邑人之尙義者不踰月而功竣圮者以完隘者以闢閤宮薦厨峩闕修廊靡一弗備且丹堊炫焜佩冕端凝妖妖燿燿變變堂堂不獨廟貌之改觀已也而陶之士民奔走瞻歎翕然益起爲善之心是舉也其有益於勸懲也誠大矣廟成邑士大夫請記於余余辭不獲已輒應之曰廟之新有三懿焉邑故有廟國典也廢而不舉神將奚棲修廢舉墜工遂底績神靈

妥焉非所謂尊國制乎祀以廟起禮緣祀行祀禮不行神將奚享
增飾既煥禮樂由興廟祀正焉非所謂崇古禮乎且明則有人幽
則有神彰善燿惡聖王之政福善禍淫鬼神之能俾我粢盛既芬
俎豆既潔對越精誠駿奔周折非所謂示勸戒以勵人心者乎一
作而三懿具焉茲廟之力也雖然爲表勵崇飾者有司之職也允
孚惕省則齊民之心也若使吾民知其懿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廟
貌彰厥事迹是慕其名者非爲善之實也飾之廟貌而壞之於身
矯之文具而敗之於行奸以掩其外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非
爲善之實也必如精誠內蘊忠義外著不徒新諸神而新吾心之
神不徒葺諸闕陋而葺吾心之缺陋善可好而誠好焉惡可惡而

誠惡焉然後士雍民穆風淳俗美無愧於斯葺可也無愧於斯心可也是則新廟者之意也是余之所望於吾民也意後之人登於廟瞻於神寧無感發振勵而興起其爲善之心者乎此又吾有司者之所望於後民也

李公隄記

明訓導陳留劉克敬

隄以公名志喜也示不忘也昔者范文正令朝陽因海溢而築長隄以禦之民不忘其德也故名曰范公隄蘇文忠守杭州因湖涸而積葑草以爲隄民不忘其德也亦名曰蘇公隄二公之隄立意雖殊命名無異然志喜而示不忘一也茲衛河近陶城三里許每歲夏秋泛漲滄沒禾稼漂廬舍溺生靈者計數歲中或一二焉誠

可憫也奕城葵巖李公以進士宰陶邑聞而惻然曰民之溺由己
溺之也盍隄乎於是命三尹曲泉浦公董治斯事不期月而告成
既而龍淵徐公繼至其規度區畫因勢增修亦與有力焉自窩頭
至於連環鋪長十餘里高二丈有奇寬一丈有奇植以林木以固
隄也加以鋪舍以防隄也則河流故道隄聳岸邊環拱屹立望若
層巒民私喜曰自是禾稼其無淹沒矣自是廬舍其無漂流矣自
是生靈其無沉溺矣且烟柳依依高低掩映鳥語和鳴漁歌互答
亦可謂臨流之一盛觀也噫非吾李公之慈仁又誰能爲隄若是
乎因喜而不忘有侔於二公之所謂故紀之以石亦名之曰李公

隄

徐州鑿奎治水記

明中丞邑人耿如杞

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司馬子長從負薪塞宣防悲瓠子之詩而作
河渠書河決民受其害渠成民享其利蓋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功非常之功固非常人之所擬也方神廟庚寅河溢於徐潰
堤防漂廬舍城不浸者三版爾懸釜爲炊乘榻以行民咸不適有
居率顛衆感出矢言天子用是震悼於上曰嗟乎民其魚矣一時
守臣總河潘公觀察陳公相爲恐懾奔走百司集衆思廣忠益有
議遷城者有議遷河者有議穿渠者盈廷聚訟莫適成說上命日
嚴督之守臣愈益震恐州三守蔣公實始建鑿奎山之議當是時
河流橫溢泥沙重濁河日高城日下益以淫霖水愈深勢不可泄

道途之勤營繕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計貲三十萬遷城議事大難
任黃河湍悍不可測夕疏乃且淤遷河議迂不可從是惟利導之
鑿渠爲支河百餘里引城水灌蘇伯湖達馬蘭河注宿遷小河口
且郊圻新經河流一石水六斗泥厥土墳墟爰作穡事實維陸海
上腴是民利也公於是步行山原相地勢觀水勢反覆此策最善
有奎山橫亘當道公私惟曰衣帶耳於鑿是也何有則有傲從康
者陰齟齬之曰彝我邱隴沔我督亢公實生我母乃浚我以生乎
公曰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吾議行功旦夕就耳何恤乎人言
遂草爲議上觀察公其畧曰是河成寧獨洩亭居之水哉爲利有
六城郭不移廬舍如故利一中原保障幾沉而復浮利二渠東西

有隄隄之內田疇數千頃足可布種利三新創建倉廩垣隄之內
免乎汨沒利四民扁舟支河輸轉入城市脫波濤省負擔利五束
漕渠不旁洩糧艘利涉利六觀察公方迫於簡書得公議大奇之
即以原狀上總河公總河公亦韙公議力主行之而崑以命公量
工計日分財用議遠邇稱畚築具糗糧自奎山南北分九工一爲
函洞洞淤淖且屨且杓下八尺始土土下五尺始水二即奎山土
下七尺石磷磷錯出鑄之去石一丈二尺始水二工就餘工
遂籜解矣是役也河之深丈有七河之廣丈有五河之里自本州
奎山蘇伯湖西界史家莊達馬蘭蕭宿遷界東至宿遷小河口百
六十有二河之工始於二月九日竣於閏四月十日凡九十有一

日渠成公既告成於觀察公觀察公告成於總河公啟洞挹水焉
擊之若抽欄左水立盡城市亢爽如故民以奠安總河公奏公功
於天子有詔少司馬周公柱史賈公高公視工於徐一如疏言無
異上嘉公勤勞喜潘公知人欽賚以白金文綺進秩各守臣有差
欽賚公白金二十兩立石奎山之巔紀公功於太常焉予讀職方
輿地豐沛之間濁河汎濫近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
莫甚於斯者也自公排衆說建議鑿奎山開支渠黃河安瀾徐之
民歲不苦遷決艱食鮮食懋遷有無成淮海一都會於今五十年
間其利皆符公初所指次公功在一州公之功實在天下蓋明德
遠矣是後國家開黃河新運當事以公前功命公攝守事復監其

工勤劬拮据底績勞最上四院合詞疏舉有詔紀錄徐之民至今頌公功不衰予大父都憲公與公父寺丞公同爲清平探花雲坪張公館寮兩家世通親好嘗悉其事竊不自揆撰次崖略副在京師其何足以方子長乎公名繼祖字紹宗號少竹東昌邱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侍御公崑之後

陶山記

清知縣郎國楨

史載以館陶食主者凡三或曰以奧區故也然則何以名館陶則曰邑西南五十里有陶山趙主下降時曾立館於此故以命名夫此地旣東望岱岳西鄰大行意所謂陶山者必其葱鬱標奇高華挺秀與東西相鼎峙始足以來翠華之蹕駐鸞鳳之驂不知其果

作何狀也余彼時固已有一陶山者在吾意中而時會難值徒付之神遊已耳辛酉歲余適授館陶令既幸其途之近而又快陶山相值之奇馬首一南結成佳境而所謂陶山者則恍在目前矣既受事亟索誌觀之則陶山實志山川之首又譜爲八景之一曰陶山夕照而當時賢令與縉紳先生迭相倡和有千林歸鳥下半壁彩霞生之句豈止寫盡夕照情事而山之幽閑多致隱然言外至是而陶山已躍躍欲出吾筆端紙上蓋几案間所見無非陶山也者藉使山靈相妒不假我緣終不得一與登眺之樂猶將詡詡自號於人曰吾從陶山來矣所聞如是所見如是使聽之者咸作是想何者蘊之久信之眞直吐吾意中統撰之奇而不復作意外之

觀也居無何朝廷修一統志稔舊志之失實也撫軍分命監司偕郡倅尺寸而親歷徧記之郡倅乃豫令長史先驅詳覈以聞正愜余之素志遂首事乎西南每遇人士急問曰若所謂陶山者何在乎曰無所謂陶山也若非邑西南五十里許地乎曰然抑或有邱阜如山形者乎則是者乎即不然亦或有堤岸培塿隱起者乎則均曰無有也果一望盡平衍耳余歸而爽然自失者累日太史公曰儒者載藉極博必考信於六藝詩書之文可考而知書不云乎禹導沈水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邱非山之謂乎禹貢一書山川畢備大聖人身歷而手訂之分疆別域山爲之鎮水爲之榮周官職方因之高下至今井井豈獨於陶邱而失眞不可

解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予獨怪後之人生於斯長於斯久於斯豈不知探奇索勝而顧以訛傳訛登之縣志矢爲詩譎自誤以誤後人尤不可解也向非一統志之修則監司郡貳何由而至令何因而履勘余復何因證誤而陶山不幾復傳信於志首哉然余則終不能釋於懷也意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山海滄桑自古有之後之學者其力薄其識卑樂於志祥憚於志怪無以俟後人之考究而傳此疑耳不然禹貢之書豈欺我哉

書陶山記後

知縣趙知希

是辨陶之無山似矣東郡西南壤接直隸豫章平衍數千里其地勢然也非獨一陶而舊志載陶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府志亦載在

館陶鎮西南七里又鑿鑿言之者何居度所謂陶山者不過於平
衍中稍有巋然之勢而名奚必以東望泰岱西鄰太行竟以東西
鼎峙之局橫於胸中也哉余自抵任之二年邑民首報沙壓地畝
一案清丈四境見縣自南抵東北有堤旋繞俗呼曰長城堤又曰
汰黃堤卽今志所載金堤是也南踰元城北赴臨清其首尾所經
莫得而悉堤外卽黃河舊身雖皆淤爲平地而隱躍之間其勢大
抵於堤相環抱則是堤之呼爲汰黃焉傳信矣堤外沿河之地卽
里民所首沙壓者也詢其由咸稱河底荒沙每年乘春風盛起時
滾入民間地內於康熙五十八九數年間尤甚自東北薛店以抵
西南之張沙鎮中間馬固李菜一帶尤爲回風聚沙之地莊房被

壓者莫可尋其基址間有樓房之僅存者沙積或沒其巔逶迤十數里高低起伏邱壑微具焉直接張沙林木蔚秀儼然有崇岡峭壁之觀至問其積沙之由張沙之里民則不記其歲年矣嗟乎張沙爲黃河入境之首所謂陶山者其或在此耶禹貢導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則知陶之以邱名也又以知河之與陶邱當相依也今由河以尋所謂陶山者其斷在是無疑夫張沙在縣正南五十里舊志載陶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府志亦載館陶鎮之西南七里今考張沙當在館陶鎮之東南七里方向稍訛謬不啻千里無怪乎郎公於平地求山不得嘖嘖歎惜於古人紀載之不實而說者又以爲陶山在定陶而不在館陶均之過

矣漢武帝元光中河決館陶成帝時復決是山原不過沙磧凝結而成河水順決自不如龍門之勞鑿也顧安知未決之先不更有高於是者耶且今日之谷漸有爲陵之勢又安知昔日之陵不爲谷也吾懼後日循名責實不得者遽疑古人之或有虛名夫古人則斷無是矣

清地均里記

知縣郎國楨

賦役者上之所以爲治下之所以奉上宜清而不宜淆宜均而不宜歛者也蓋役起於賦賦起於田其事原相因而田不清則賦不均賦不均則役亦不均其弊亦相因然則均賦役莫先於清田矣而正有未易言者魚鱗久湮事同瓶始經年累月莫觀厥成則始

終之難冠蓋旁午雞犬易驚食費冊張設處無項則擾費之難因循既久肥瘠皆甘更不任德抑先斂怨則信從之難耳目難周手足有限勢須旁寄易假之緣則涉歷之難夫欲爲民去弊而廢時惜費之念萌於中任勞任怨之難掣其後何怪前賢事事修舉獨於清丈一節止稍去其太甚而以搜根拔本之任貽之後人乎余初承乏斯土簡查賦額包空至若干頃歷來俱係民戶里長包賠苦累亦非一日熟思其故蓋邑累經兵燹之餘民多逃亡去籍前令以稅課無出募人認種承糧以爲己業彼時固不暇計其所認之多寡虛實矣而山左差徭每重於賦故豪強隱占而黠巧者寄投較他處爲最欲不縮而求盈得乎更其甚者自增徵田房稅契

前令遂聽民相過割以求及額於是有田在東而過併於西田在南而過併於北咸趨於田多力厚之里里甲之田至有相倍蓰者田不土著稽覈難施不但差役偏枯不堪而里長之催收最苦遠涉余曰是不得不議清丈矣非清丈則占者無由出寄者無由歸隱者無由清浮者無由實而空終不可補然不但不可使百姓先受清丈之累而不可使吏民豫知有清丈之舉任其費任其勞任其怨不至廢時失事而已故初不言清丈也先清隱占凡糧少而地多者詭挂以幸免差徭者俱准自首免罪仍蠲前逋三令五申而後應者十一二不應者十尚八九蓋吏與民未易相信而難與慮始如此復爲之令曰清坐落令每村甲長各將一村之田比櫛

而書之某若干畝草冊送縣因各頒官尺令地主同鄰甲自爲丈量或照舊冊多若干畝亦准自首或照舊冊少若干畝准予減除或爲撥補令各實書一概插已地段曰余將親丈丈而有數溢於概所書者追擬無赦人人知將親丈也於是自首者并認墾者惟恐後仍一概免其前逋而余實無庸親丈也向非有所撥補減除則幾及原額之數矣於是以田所坐落之村方易爲東西南北之名色因此立保不勒地歸里總計縣田若干而四分之爲四保又總一保之地而七分之爲七里又總計一里之地而十分之爲十牌此外若宦儒若荒田若逃絕若寄莊者亦總計共若干則每保各該若干每里各該若干每牌各該若干多寡適均而民無所施

其避就矣里長之催呼近者本村遠者五六里而征比便矣選擇書算之吏給以飲食紙張聚之公所彙冊而親定之凡四五番始得脫藁而所費亦不貲置屋以貯之庶幾魚鱗之意永作後來之鑑然而各里猶有包空存者何也則又非特撥補與減除之故也蓋昔之包空在官而尚有包空在民者如里長之相沿包補各若干舊冊有糧而無地各若干應當同前爲減除者也至邑爲九河支道河身尙存荒沙極目遇風颺遷流吹沒所云河身荒沙走風薄地而舊應大糧者不就此時一爲折併將來勢必逃亡貽累里長余於是親行查驗先爲之約無問風雨履畝踏看或降爲荒田或改爲折二而民亦善體吏意有以籽粒而願升大糧者於是將

適符之數仍有缺額須包如今冊之若干頃要之昔之包空累在偏重令之包空擊於衆舉也然則過割不可行乎曰過割無妨也所當不時就近變通使不至於懸絕偏重耳苦夫所降所折之地年深月遠必有以原係大糧改折而今何反致衆人代爲包空應仍升爲大糧以補還原額之說搖動司牧者則逃亡可立致是在後君子主持之其缺額及今查出認墾升糧補額并降折細數悉附於後四載成勞一覽在目矣若夫神而明之不事鉤致而發隱摘伏以適符原數則以俟後之君子

均牌記

前人

山左賦輕而役重而館邑以濱河尤甚若柳束若蔴舫若繹夫募

夫車輛諸大役余旣一歸之地矣而至於縣中之差舊例原取諸牌然牌甲之均否全視乎人丁之多寡牌同而人之多寡不同則不均余以爲旣均里自不得不均牌欲均牌自不得不先論人向以十戶爲一牌者止便於稽察逃盜耳今輪差則不論戶而止論人論人則其人之少壯老幼必有司徧歷而親驗之而勢有所不能於是令各寨地比戶而書之凡一家之父子兄弟無論老幼但年十六以上者悉實書諸冊送縣徇情賄賣遺漏者有罰遂摘其尤者懲以徇乎鄉而嘖嘖有後言矣以爲勢將盡人而編之以貽斯邑無窮之害而不知余蓋欲人人親驗以定去留不使書冊者得高下其手以滋弊也旣而惟已成人者編之老者除之曾不旬

日衆方釋然大約以四十人爲一牌畸零不及數者則爲幾分其地瘠而人貧之區則或以五十人爲一牌更瘠貧者以六十人爲一牌遙準乎地以爲損益又不盡拘四十一程式也則又聞之言者曰富室每多單丁而貧家偏繁支庶今茲之役無乃反數倍於富戶而浚我以生乎如若所云豈天真有所豐於此而嗇於彼哉無是說也果如所言獨不曰貧者人多則力傭者必多富者人少其牛畜必不少數不旣相當乎設或富者人多而牛畜又多貧者人少而牛畜又少彼亦執一說以相衡又將何以應之譬有一事於此值需十工昔以十人任之則各得一工若以四十人任之則四人方得一工孰多而孰少也且余來此幾六期矣曾不煩一民

必不得已則給費如僱倩然今顧不便耶則又有進而言者曰吾儕小人正惟樂公之便安公之簡易而愈不能不過計也盡如公者論戶可也論人亦可也法立而不泥於法神而明之高下在心豈慮壅蔽吏習而民安安得盡如公哉設異日有所苛求未必遽深明其故左右得以關其說以意輕重頭會而箕歛之似不免於多一人則多一人之累矣則又謂之解曰爾何輕量後之君子哉凡余所建明正藉後之君子調劑而潤澤之余不足道也且凡立法者必先自處於無弊而後可期諸永久未有先叢弊而貽斯民以害者也余籌之審矣不論戶而論人人衆則事易舉也瘠貧之地酌增之則喻而適得均也簽差就其地近而易辦也餘概不簽

休其力也若計工今日易盡之功即異日亦此易盡之工可以終日而畢也若計費今日有限之費即異日亦此有限之費可以按人而稽也畫之圖登諸志註明其道里遠近田土肥磽人戶殷窘官旣一覽易知吏亦無由高下余籌之審矣爾何慮其所不當慮哉僉曰吾今而知公之按人輪差牌非復昔之牌里非復昔之里所以爲民計久遠者如其詳且盡也吾儕小人又何慮乎夫然而牌始得均也豈易易哉

買蝗記

知縣錢 瓚

蝗之生也自古患之誅誅子孫腹孕衆多化一爲百疾若風雨口含鋒刀食苗無遺官府督民驅捕或曰天災也捕之必不能盡然

則捕蝗之法奈何嘗讀歐文公詩曰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歛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是則捕蝗之法莫善於買蝗也第長民者視生民之休戚不甚相關而又吝囊橐之積蓄莫肯費其半粟落其一毛其法遂無有行之者不行其法而欲蝗之盡其類絕其種不可得也甲戌初夏館陶鄉村蝻種滋生漸成羽翼將爲種禾患余徧爲鄉民約凡捕得一斗者以粟四升易之一日之內老幼男婦爭相捕獲得蝻數十斗無不各如其數以與粟民歡呼於道曰我侯不惜損橐我儕小人捕之必力蝻種豈有遺乎又越三日蝻種無遺命屬尉四鄉視之報命曰蝻果無遺矣屈指所給之粟僅五十石

而蝻患遂絕不數日間直隸山左紛紛以蝗告事聞京師厯睿慮諭差部員巡查一時撫司當事星飛嚴檄責令郡邑有司親督百姓捕除之獨館陶一邑無蝗詳陳買蝗之法上憲通行闔屬悉照捕蝗一斗給粟四升之例由是東省之蝗亦絕本年秋收皆成豐歲由此觀之些微升斗可以鼓勵人心可以挽回造化奈何今之人欲責人之效命望事之有成而恤其錙銖吝其微末及至事不成而人不用命則謂是彼無心胸者也嗚呼天下人其果無心胸者哉由於己之鄙吝慳嗇致天下事無能爲天下人無一知己事與事之相違人與人之相怨迨其後終亦至於財散貲匱而不能保其固有豈不大可歎哉

段干木先生祠記

知縣陳冕

先生晉之高士也自三晉分乃隸魏守道不仕師卜子夏魏文侯造其門踰垣避之文侯每出過廬必式秦欲攻魏聞先生名遂輟兵蓋其清風勁節有凜然不可犯者余來陶出郭北見有古塚焉樹豐碑其前卽而視之知爲山海程公勒石以表先生墓者夫先生墓在郟城而此何以有墓也且先生距今遠矣何表之自程公昉也意者邑乘載有先生裔孫段道超誌爲貝州永濟人考恩縣古稱貝州唐名館陶爲永濟倘亦後人追水源木本之意而溯及之者耶抑館邑西南有西河寨村意或有受業子夏處而卜葬於此耶未可知也客有語余者謂潛江鄭公亦曾建祠於此今僅存

荒址是不可無以興之余曰先生遠侯王卻富貴氣節徹天地而貫古今何須於一祠然爲學者樹儀型挽頽靡使修行立品者有所依據以自立卽有與世浮沉趨勢利若鶩者思先生而愧愧而返則世風名教有賴若茲役者豈小哉爰與是邑諸同事及紳士輩謀建一祠於故址寧樸無華寗湫溢無宏敞以彰先生踴躍獨行之志或亦先生所許也昔范文正公爲嚴子陵祠記譔有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余爲先生歌無以易也後之人其有過廬拜隴動仰止溯迴之思者乎則先生之風長流於陶山衛水之間是余之所重望也夫

孝平沙薄減則記

知縣趙知希

余旣開除崔糧包空之後嗣適奉檄清查民間隱漏並不毛之地館邑甫經清丈後無隱漏而有沙薄矣顧沙壓則斷難遽謂之不毛余於丙午之五六月間卽履畝勘丈沙地見一望平原菁菁滿日余呼里民而責之曰若何以自輟而耕也民曰不然是地經夏雨後沙凝而草微長若耕則必於春間起土土解則沙飛乘春風之狂烈彼萌芽甲拆者連根悉揚矣及細查其所謂菁菁滿日者皆長不踰寸堅勁異常之茅蓋誠瘠之至者間見有樹木支離叢長之處余又進里民而責之曰若何以不盡藝樹民曰是半皆逃亡無主誰敢藝之余曰爾等第盡力招徠余聽爾便衆曰不然沙地種樹必得掘深見土方能滋長自非有力者不能朝種而糧夕

隨之有力者不願也余曰然則向時之糧何以遞年全完今何以節年拖欠至六載於茲乎衆曰向地雖薄間有可耕種至康熙五十八九年間春風狂暴河底荒沙壓入民地年深一年加之水旱不均逃亡日盛而至此極也過此以往又不知作何光景矣自南起張沙北抵薛店中間七八十里之地大畧相等合之河西舊河荒沙不下千餘頃除薄地猶可耕種不論外實在不能耕種與夫逃亡年涇之地得若干頃余目擊心傷急上其事於諸憲臺而終嫌其不實在不毛與例相謬也再四籌躇量於沙地照荒田減則其缺額銀米攤入於合縣大糧上地之內事上而諸憲臺猶以民不樂輸爲慮余召集闔邑里民而告之曰若非與孝平二里同桑

梓者乎曰然孝平之民流離顛沛至於斯極若知之否乎曰知之
悉矣國家經費所關能使分毫懸額乎曰不能孝平之民逃亡既
盡其懸額得非館民之額乎曰爲余乃正告之曰余爲爾父母爾
等各里之民猶兄弟也爾左右手疲癆痛楚右手有不爲撫摩者
乎無是理也且爾民急公奉上余亦稔知之上年丁攤地畝館邑
額外增銀一千四百餘兩每畝攤銀二釐半爾等順輸無辭今孝
平減則所攤不過每畝三毫餘爾等奚遽不堪乎同患相恤度亦
義無可辭也且爾今日之上地保無有異日之水衝沙泛者乎孝
平之沙地或年深歲久沙沉土浮復爲上地亦事理之不可知者
後之君子亦必有爲爾民斟酌盡善之道爾其樂輸乎否衆曰吁

公體民至此其有不體公意樂輸者此日又集合縣之紳士告之亦然紳士遂以樂輸具呈出結前來再上其事於諸憲臺諸憲臺則亦深嘉吾館民之急公好義也自是而孝平二里之民可謂入沸而少去其薪矣是役也前後王成者太守金公藩憲張公撫憲塞公監委勸官邱縣王君也余以上下駁飭遲延被參事成而心實甘之閱雍正之六年館陶賦額遂爲之小變云若夫沙地之則旣減勞來生聚逃亡復歸樹藝牧養任土擇宜何遽遂無資生之道乎然日暮之間瘡痍難起後之君子勸課撫恤之法於二里尤加之意焉則幸甚

附 除崔糧包空由

前人

館邑舊有包空糧地若干畝攤入於各里各甲之內里書詭其名曰崔糧每年各著於各甲之滾頭賠納而云云也乙巳秋八月余始抵任查檢地糧冊籍見崔糧其名者甲有其人數俱相等召吏而問之吏曰是故有糧無地而並無人者也合縣之通患遞年之官民受累矣余執冊而憮然曰焉有無地有糧有糧而以滾頭一人者賠納哉彼滾頭身任催糧之勞而又予之以催糧之累亦可謂偏枯之至矣爲通邑除患當先從催糧始先是春間前任武功楊君矜念孝平二里之沙壓逃亡地畝欲爲設法開除攜帶赤簿丈干親詣各鄉履畝清丈分毫積之共長出地二十五頃五十畝議未成而調任蓬萊余曰是宜先除崔糧第恨數不符而未能盡

除嗣經余又查出漳水新淤沙窩地二十一頃合之楊君所丈長地共四十六頃五十畝其去空糧之數所爭無幾遂將此地頂補崔糧並各項包空外尙存窯廠荒田包空地十二頃八十畝姑以俟之異日越明年所謂崔糧者則永除籍矣或曰楊公爲孝平沙地清丈今公盡以頂補崔糧包空毋乃失清丈之本意乎余曰不然楊君愛孝平二里之民獨不愛館陶通邑之民哉今崔糧除籍爾等宜德楊君而余不有焉至於先崔糧而後沙壓則有說沙壓一方之患也而崔糧則通邑之累矣沙雖壓其地尙存而崔糧則無其地矣沙壓而逃亡亦終有其人而崔糧則無其人矣且沙壓地連千餘頃而以所長二十五頃開除之爲數亦無幾矣持杯水

而救輿新吾未見其濟也况夫沙壓非盡不毛之地宜減則不宜
開除彼逃者逃於大糧之累倘得減則或逃者思歸亦未可知勞
來安集當另有補救之法余固未敢一日膜視孝平之民也他日
晤楊君其亦當首肯余言矣衆曰善

以上
舊志

重修文廟記

知縣陽湖張 琦

道光六年四月琦承乏來尹是邦十有九日到縣上訖越日恭謁
聖廟展拜禮畢周視垣宇欹頽毀壞草蔽礫積存者不十三四亦
皆桷張蕤飛雨剝風蝕乃心惶悚不克自持粵徵縣志廟之建始
於金皇統中歷元明至我朝康熙間凡增造者幾重修者幾今又
百餘年弗之葺故至此夫國家學校之設所以教士子明尊尙肅

瞻仰也尊尙明則心志一於學不見異物而遷瞻仰肅則敬畏積中惰慢邪僻之氣不敢作然則欲學之修行之篤而於尊尙瞻仰之地任其圯而莫問是有司之責亦都人士之過也爰進邑耆士紳語之僉以爲然且樂輸金集事遂於是秋葺 啟聖祠節孝祠

輸金旣多乃鳩工而從事焉工旣竣僉請曰願有記記曰 大成

殿五楹明倫堂五楹仍舊規易其敗棟朽榱戟門三楹泮池跨以橋並改建移其址於北若干尺東西廡皆重建東廡十四室南二室藏祭器西廡十四室南二室藏樂器東西廡之北各建三室直於大成殿戟門之東西亦各建三室直於廡以爲洗盥更衣之

所文昌閣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祠舊在泮池東西各三楹葺之明

倫堂迤東故有博文齋三楹新之西故有約禮齋循其墓而建焉亦三楹周繚以牆牆邇東西廡南爲二坊東曰禮門西曰義路櫺星門之外故有周垣新之城東南門曰文明去垣不尋丈外有河河故有橋跨之久圯今復之建坊於橋之南曰泮宮即舊志所謂萬仞宮牆坊址也經始於道光九年四月成於十有一年六月凡用金錢二百六十萬有奇監修者教諭陳官賢濰人前教諭劉翰墨掖人前署教諭吳觀綬霑化人訓導王玉汝福山人把總陳安清荷澤人前把總趙希瑞泰安人主簿宋與桐安徽蕪湖人典史沈馱安徽石埭人前典史郁其敏浙江山陰人董其事者守備職趙攀麟貢生王蓋臣生員王澤東李文藻國子監生王肯構王敬

成范兆琅武生劉廷撰楊治成李恩多並邑人

張公安然德配李夫人懿行碑記

民國尙希賢

周易家人卦有利女貞之文綜括女貞含義不外二端一曰婦德一曰母教前者謂相夫有禮以事尊章也後者謂教子以義以光國家也若二者外復能恤貧周急號稱女中慈善家雖求諸列女傳中亦不數數覩乃今於張公安然德配李夫人見之矣夫人年十八適張公時家赤貧夫人井臼躬操力襄家政尤以善事姑聞會姑疾夫人焚香禱以身代鄉黨稱其孝所謂婦德者是五子二女長維清勤儉克家次維璽以名將效忠黨國三維衡以循吏稱四維藩畢業陝西財政訓練班五維翰畢業北平民國大學墺篋

濟美以耀門楣非夫人素日訓迪有方曷克臻此所謂母教是民國九年歲大旱夫人勸張公備款三千元由津購糧賑濟之復借給田種數十石翌年災仍重時次子維璽統軍陝西夫人囑令匯洋二千元酌給貧戶爲紡織資本由是前後賴以全活者無算所謂女中慈善家是居恒瀏覽史傳以爲有李孝婦之醫姑疾而後婦德彰有房景伯母之訓子嚴而後母教明有顧琛母之救荒歲活饑民而後女中慈善家著今夫人一身而兼三善雖謂爲近代女宗何讓焉邑人旣蒙其惠又景其德援褒揚條例呈請政府旋允其請錫以褒揚證書頒以孝義光昭匾額此其闡幽顯微有關風化爲何如耶邑之人欲樹碑垂諸久遠乞余序次其事故撮其

榮榮大者俾刊諸石蓋懿行美德實足彰陰教而爲世矜式非獨一姓之光已也

(5)序

東昌府志序

明參政邑人耿明

書名府志有職守者重之匪重文藝重治典也重治典以重治教也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皆聖人經也而治天下之法具焉後世有志用世者罔不重之孔子大聖猶徵文獻蕭何人傑獨先圖籍他可知已漢唐而下郡有圖志重治典也肆我明以文教化成天下萬國悉入版圖東昌舊志修於天順初年檄官采輯而成惜其紀載弗備考據弗詳且歲遠字盡篇蝕不便檢閱振舉而更新之實

有待於此時幸際重熙累浹之世文物蔚然亨嘉人材彬彬日盛
續而修之亦時措之宜也洛陽侯公雅重舊典銳意作新政暇乃
閱前守李公墨筭而悅之謂得我心同然省方設教無逾此書遂
酌今準古次第編述圖列於前志叙於後爲卷者九爲目者三十
有八大書以紀其事分註以詳其義文而不豔質而有華蓋得史
官氏之家法一覽間一郡三州十五縣古今已往事蹟盡在胸中
如啟玉府而視圭璧琮璜之壯聯累交映寧不使人一快目哉鑒
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可以觀風土而驗政治可以昭法守
而垂勸戒者畢於是乎悉具有關於政教之大切於職守而用助
僚屬也多矣循之以修德而樹勳華端不出此公蓋審於治體而

重所當重者回視不此之重而日事於簿書之間者殆猶庭逕矣
昔李吉甫撰元和郡國志謂爲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公其念之
豈徒作而已哉是編舊名郡志而此更云府者遵當代之制亦孔
子從周之遺意云正德十一年夏六月朔旦

汪氏家譜序

清知縣鄭先民

族譜之設原以維散渙之人心使之顧本溯源老泉蘇氏論之慨
矣又陶潛曰同源分派時異勢殊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夫一人之
身分而至於千萬人之身只以十六字慨歎之便已無意不盡孰
謂淵明特詩人酒人而已今讀清源振嶽王子一叙先獲我心雖
欲措一辭不可得也儀甫以門內人述門內事自能委曲該詳言

無不文事無不實叙次世系及大傳內傳與夫譜例族約諸條目又皆備前人之所未備一展讀而瞭然指掌有功於家乘不小然自福山遷陶二百其年之久十二世之族衆又千有百奇之多儀甫慨然以一身任之其才其識有足以過人者今而後本同親盡之人不敢相視爲吳越皆斯譜維之也余嘉其意敬附數言於左

郎公續志序

邑人高重光

士生斯世行一二事焉足以有功於當時足以流傳於後世是亦可以無愧矣然士之生斯世也行一二事而即可澤及蒼生即可利及來茲則莫良司牧若矣司牧之於民也最親其日撫摩之若父兄之於子弟其施政於民也最便其思興革之若家人之漑其

釜餽而理其耒耜其任之也最久久則習之極其熟而爲之得其專民之感之也最易其鼓舞興起也若饑者之於食而渴者之於飲而猶有不盡然者則始也明不足以察其隱勇不足以致其決其繼也忠愛無己之意未至而周詳墾到之言不傳則亦無可如何矣而吾陶得三君子焉皆吾所當觀而身接之也其初得鄭父母之精明足以釐弊而剔奸其繼得陳父母之操守足以鎮靜而安民其後得郎父母焉公之初下車也訪二公之善政而推行之行之久而覺弊之猶有未盡革民之猶有未盡安者賦役之不均使然也賦役之所以不均者則有大小之不齊戶有遠近之不一田有肥瘠之不等人有貧富之不同也是不得不議均矣然猶慮

民之可與觀成而難於謀始也於是爲之委曲以啟其端爲之利害以怵其心爲之纖悉詳明以清其弊爲之履畝入鄉以稽其實然猶慮更張之不易而申詳之掣吾肘而擾吾民也於名雖仍舊而實以更新非果斷勇決而何能底於成哉夫然後里無大小而得其齊戶無遠近而歸於一田因肥瘠而上下其等人因貧富而多寡其數則里均矣則牌亦無不均矣無不革之弊無不安之民矣然猶慮可以行於當時而或不能傳之異日也乃又爲之記以詳其源委爲之圖以定其方向無非以忠愛無已之至意發爲周詳懇到之良謨使奸巧者無以進其說而考稽者有以得其鑑後之蒞斯土者鎮靜以守其守可以無失神明以通其意可以有據

則行於斯時者即可以傳於後世矣若復陶山記之往復百折烟
波無際段干木贊之抑揚盡致言簡意遠則有目者所共見也又
何俟余言之贅哉

以上
舊志

館陶縣鄉土志

邑恩貢宋金鏡

志之義何自昉哉虞書教胥子推本於詩言志志者人心所響往
下繫風俗之遷流上關世運之隆替第以誌諸空言此事屬辭未
必深明大義何若志本實心神遊目想乃能見諸躬行此即論語
志道志仁志學之本義也然豈待遠求哉大學平天下始有土而
終財用生衆食寡足裕富強之基孟子友古人由一鄉而國天下
頌詩讀書大開文明之祖鄉土所由來比物此志也獨吾陶乎哉

陶志創自前明及我清乾隆紀元始燦然大備中經兵燹付之一
炬撫今追昔陶志之失修已百有餘歲矣光緒十有九年邑侯劉
公家善重行翻刊舊本光緒三十二年邑侯方公子嘉奉新章命
編輯大略究未成書今幸孫公仲傑宰斯邑奉檄捐廉編輯鄉土
志蒿目時艱熱心興學典至渥也鏡等承之其選書生愚見安測
高深第廣諮博採俾陶邑中之某水某山皆足益通今之智育一
金一石更將發思古之幽情非偶然也於戲二三策書經秦火殘
編斷簡下同沒字之碑一再傳典重漢文創制顯庸上契無聲之
載雖未足語大學之規模然使童蒙輩遊鈞弋之鄉觀風土之記
集思廣益或有裨於飲水知源先河後海之意云爾見爲序

黃河利病書序

民國郝逢泰

夫水之爲物惟瀦與洩以適其性二者相違則無往而非病洪水泛濫田廬爲墟小民身蒙其蔽呼籲慘怛歲時相聞宜若知所拯救河渠尙矣隄防疏密與水爭尺寸之地古訓譏之然則荷蘭何以立國於海平線之次民以康富執今以薄古人達者所不爲苟規規於古先墮蹟而弗會其通斯亦未見其可也蓋黃河源遠流長受雨地區之廣山洪注入者衆究其瀦水之地除札陵鄂陵小面積之二湖外則爲河套而甯夏後套灌田以外別無瀦水之所故河流消長之迅急在上游傾斜之地含有肥美淤量引渠灌田農民利賴一至中土平曠之區含沙沉澱河牀日高則壅塞潰決

隨之防不勝防此河牀之敗壞海口之淤高下游河患所由來也
嗚呼河患既具有如彼種種關係司河事者而不知察徒以運土
培隄扼其衝要工程既非貫澈其不能爲久遠計者勢所必然故
每至伏秋大汎洪水暴漲則夙夜防範如臨大敵迨汎期已過幸
不敗事復大慶一歲之安瀾設一旦決口無論搶險堵築臨時救
急未見若何計畫即工程險要歲修春工亦無通盤之主張顧此
失彼故無一勞永逸之善策况積習相沿疆域攸分不特甲省與
乙省河務不相聯合卽其一省上下游亦各不相屬矣曩者濮陽
之役千里爲墟宮口壩之潰決亦云浩劫一則靡費國帑數百萬
一則豫徵全省丁賦始經堵合以今例昔成事可徵然則國家之

費於河工者何可勝計溯自夏禹平治水土以來後世之治河者代不乏人故嘗以國家全盛之力設置官吏兵丁夫役數逾萬千終歲惶惶罔敢廢墮而尤以黃河爲首務夫黃河爲中國患固數千年於茲矣我國治河自禹之後惟稱賈讓三策其上策主議徙民不與水爭地中策主議開水門引水溉田以殺水勢下策乃繕完故隄培薄增卑是三策者其宜於古之上策於漢時已未能實用姑不具論中策王景用之功垂千載河始變遷考其開立水門引河水以注之俾暴漲有以回注之所其淺者倣江南水田之法以盡地利深者則爲水庫藉以瀦澄積澱易澇區爲腴田時大河左右名數巨浸皆具吐納之能嗣後河牀漸高支引不靈致失效

用宋季中策復不可行矣宋元以次雖有賈魯三法亦不過小補而已惟潘季馴束水攻淤之語靳文襄築隄束水之法爲助流攻淤之計是二人者皆一時治河之能臣而所行之法蓋賈讓之下策故能功垂久遠證績昭著後人因以爲法良有以也然則今昔異勢利害異形以故治河之道又不得不因地制宜隨時變通焉方今科學昌明技術日進事無不治端在人爲聞之萊因河其害與我國黃河相埒彼荷蘭立國於其下游因能精研水利故得萊因之益然則黃河非不能治而難於謀治之始耳苟欲爲根本之至計藉成永遠之圖亦斷非墨守成功所能奏效慎終於始須當胸有全河通盤貫徹俾水利農墾相輔而行斯可以言治矣泰自

襄辦水利以來或職司河務或奉命勘查循流溯源時切研究所
有黃河全線之冀魯豫晉綏寧秦隴青等省河流狀況利害關係
本實地勘測之成績歷年之經驗徵以古今論列記載參諸理論
情勢並節經中外各工程專家之研究具有端倪其利害至爲昭
彰而與建國方略之黃河港計劃庶乎近焉故不揣愚昧彙編成
帙曰黃河利病書先列總則爲綱次分全線爲三大測量區及河
套四大墾區之整理計畫凡歷代水利農墾之沿革已未墾放地
畝之面積以及種穫節期產量價值氣候之溫寒雨量之比較工
商林鑛交通牧畜等無論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皆分別詳述之
以爲導民務本之至計通盤規畫審定分治合治之各項工程豫

算而作實地施治之張本其要點有四曰調濟水源曰匯納暴漲
曰整理河身曰疏通海口執此綱維先從精測入手以建功成之
基礎而尤以設立有系統之黃河水利機關以一事權而除積弊
爲主旨蓋根本籌治之解決方法也至河流變遷之利害因繪編
成圖俾一覽之下得了然全體或兼營並進或分區修治總以水
利農墾同時興舉爲唯一主張釜底抽薪根本籌治庶其不甚懸
遠耶然則振興水利要以防害爲前提其根本施治之方針一爲
下游之防害一爲上游之興利而兼以防害在上游旣盡地與水
之利即以減輕下游之水患漢唐之經營河套蓋明徵也此根本
籌治之計畫所以願作開發西北之先導茲特述其微悒冀夫當

世究心水利之宏達君子之車鍼錫焉

採訪冊

(6) 銘

段君墓誌銘

唐無名氏

有唐碩德段君諱道超以遠祖干木爲魏文侯師故子孫相沿不
去其國今爲貝州永濟縣人也祖仁宗父趙生世習儒業不干仕
進安貞道德養志林皋府君秉心塞淵居業簡素克紹祖德不趨
世祿披六經得先王之志覽九流通述作之意故遠近傾慕州縣
咨訪非識遠通方學堪師範焉能不縻顯祿而名播當時哉年六
十八終於舊里故親友痛悼州閭歎惜夫人賈氏族推華茂資稟
幽雅克傳詩里之規雅得柔順之道以建中四年歲次癸亥三月

戊申朔十一日終於私第嗣子堅卜其年三月二十一日丁酉合
祔於永濟縣之西南禮也地協靈祇崗延起伏可兆公之種德足
興忠孝之門見託筆峯式旌泉戶銘曰崎孤壟兮邈長江風蕭蕭
兮草茫茫吁嗟哲人兮居此方

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唐陳子昂

姬人姬薛氏本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主有愛子別食薛因
姓焉世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玉貴臣大人也父依冲有唐高
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
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霄映也故家人美之號曰僊子聞瀛臺有
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學金僊

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靜心六年清運不至乃謠曰化南心兮思淑
眞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葢葢將奈何兮分青春遂返初
服而歸我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瑟以友之其
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變矣繁華艷歌樂極悲來以長壽二年太
歲癸巳三月遇暴疾而卒於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恍然
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國途遙言歸未迨留殯
於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忘眞也銘曰南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
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感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魂魄歸來
遊故國

張元帥墓誌銘

元陳郡徐世隆

東平大行臺嚴公歸國之明年提兵畧地西抵太行列郡響風獨
磁林二州未下公方急趨上黨二州實梗其道將置城而慮有股
背之患猶豫未決時有張弼者說公曰是可以舌擊不可以力勝
况城小衆志易附力攻之未必能取縱得此城其屬縣尙多依山
負固猝不得下如頓兵何請單騎入城以天意人事開諭之倘見
納則沿山諸柵可傳檄而定公曰彼旣與我相抗疑見給則必害
汝且損軍威汝母往君曰死亦命也夫兵交使在其間必無殺使
之理固請行公壯而遣之理論即降君復詢諸部無一拒命益兵
而行遂平澤潞竊嘗論之兵猶醫也良醫視人之疾必先之以和
劑使元氣通暢而疾自退疾不時瘥則始有攻奪之論蓋不得已

然後用毒藥伐疾者疾雖去而元氣已索然矣觀張公止戈按轡而
降兩城可謂善用和劑而平疾者也侯字公輔世爲館陶人祖諱
弁勤播殖困粟常支十年時號善富儉於自奉施人則無靳父異
性寬厚犯而不較鄉人有訟必爲之具酒肴以和解之訟者自
釋鄉人化人以訐爲諱侯資樂愷疏財敦義有祖父風智慮周遠
洞達時變大安中聞北邊有警逆知將亂豫結豪傑定爲患難交
椎牛醢酒日與衆樂家貲蕩然不恤也貞祐初河朔潰亂土盜羣
起竟相吞噬侯召豪傑立保障團兵自衛盜不敢犯遠近皆依焉
推侯爲館陶冠氏等縣都提控縣當南北之衝頻年被兵剽掠殆
盡大失耕稼不得粒食侯撫存百姓雖居窟穴茹草木而無攜去

者庚辰以地附東平行臺公喜甚犒賜踰深每遇征伐俾從一軍
自効屢以捷聞既而召降兩州復以破家將彭義斌於贊皇乙酉
第功超授廣武將軍大名治中副都總管右副元帥丙戌移鎮磁
州行元帥府事入境老稚歡迎觀者塞路有張節度者率僚吏羅
拜馬前且謝罪言曩者不察天道昧於去就以蕞爾孤城敢違命
罪在不赦辱我侯明諭爲開生路闔境數萬口不膏斧鉞齒之牒
籍之中使爲天民皆侯賜也侯下馬遜謝曰此行臺之惠余何有
焉侯素謙不事矜莊凡見部民之老者延之坐究問疾苦辭貌坦
易使之不畏而敢言事可因可革一聽而施行之再碁土墾農勸
士集貨通滄陽一郡熙然爲樂郊矣庚寅上斷制割磁州隸河北

西路行臺侯矯制仍領磁州元帥府事食邑一千戶僉封一百戶
配封趙氏清河郡夫人暨朱氏同考贈如侯妣徐氏贈清河郡太
夫人祖贈昭武大將軍上輕車都尉清河郡開國伯祖妣良氏贈
清河郡太君侯旣蒙恤典追贈其先以畢顯親之志求退甚力公
允之仍命長子之綱主館陶縣簿爲侯侍焉自侯家居葺田園教
子弟優游里社者二十餘年以甲寅春二月二十有四日考終享
年七十六安厝於其鄉之范氏原從先人也子男五人之綱最長
且爲人美風儀足材行歷試州縣所在有治聲由館陶簿升爲令
擢東平路鎮撫軍民彈壓遷博州防禦使今爲東平路管民決官
權府事晉鎮國上將軍勳封食邑悉與父同婦樊氏亦封清河郡

夫人暨趙氏同次子曰琪宣武將軍充館陶軍民彈壓早卒又曰
琬曰琮充館陶縣都巡檢曰瑀復以宣武將軍充館陶軍民彈壓
女九各適望族孫九人曰詠充濮州等處總管人匠官訪訥詮誠
誥諫謙訓女孫十一人曾孫一人曰錫嗚呼能活千人子孫後有
興者觀張侯以一言而救兩州之民所全活者難以數舉其後之
必大且賢宜矣銘曰

武安不仁盡坑趙卒杜郵之劍何償冤骨淮陰背信襲破齊城長
樂之縛難追天刑積骨如山流血成池慘刻之事義人弗爲二將
貪功功不掩罪身戮家亡其利安在猗歟張侯恥用詐力惟推至
誠深入不測勇犯強敵智非幹儔不費一利遂收兩州身康且壽

嗣賢而息較之昔人孰得孰失春秋筆消法尙謹嚴大事則書衆
美難兼叔世徇人至腴諸墓巨細必陳行以百數侯善孔多我紀
其著惟庇斯人昌大汝戶駟馬高車翳侯之餘墨綬銅符匪侯則
無吁嗟後人克念先德視履考祥毋玷茲石

以上
舊志

于公墓誌銘

明馮琦

公諱淵字惟躍號震源其先東牟睡縣人洪武中徙冠之趙村公
大父曰興興生安任俠喜施與爲德於鄉甚厚配曰溫孺人生朋
及賓俱蚤死繼配孟孺人舉聰及公公生有至性年十五父亡哀
毀骨立始終無違禮事母至孝喜讀書以爲丈夫當自致青雲耳
家人計安足謀而其家亦以漸落配曰蔣孺人斥簪珥佐篝燈之

資躬辟絮以奉孟孺人不以家落故失溫清之則舉陽曲君有異
兆陽曲君弱冠即爲名諸生公曰吾不能以身致祿養庶幾以子
養乎未幾孟孺人卒公摧痛過禮勺飲不入口至泣血陽曲君以
萬歷壬午舉於鄉成丙戌進士公及蔣孺人相視而泣曰惜也吾
母不少需此耳公詔給冠服賓飲學宮里閤以爲榮公益歛退慄
慄然常若不足者冠人某坐誣陷大辟公居間營救事乃己里中
少年坐其門而嘗觀者皆爲忿激公顧獨晏如下扁避之於是里
人益稱公陽曲君旣受命爲令迎養入署適歲稔民食石屑轉徙
而死於途者相望君單騎裹糧躬歷田野詢民疾苦而拊之發倉
粟而躬自賑之至旬日始一返署拜公膝下自視缺然於人子晨

昏之節而公且獨歎其勞以爲是眞能子矣問君所全活者幾何人卽曰全活衆民稍安色爲之喜聞民流離艱難狀爲之罷餐至竟夕不能寐陽曲君益自感奮足迹徧於四境是歲也饑而不害居久之公病覺有異卽命駕歸尤以徭役爲念曰民力竭矣子善爲之毋蹙民生陽曲君頓首受教公抵里病益篤踰月而卒訃至晉陽陽之民皆扼腕歎惜以爲奪我福星陽曲君奔喪民環馬首而泣若嬰兒之失慈母公生嘉靖乙酉卒萬歷戊子享年六十有四子一卽陽曲君孫二我肖我完先是己買普應寺田於尖塚小街卽所名申家街者乃卜葬於村之南立塋爲于氏之始祖太史氏曰士不必身自顯榮也徵於其後仕不必悅上官有聲譽也徵

於其民震源公之爲人父也陽曲君之爲人子而爲民父母也庶
幾其無遺憾哉銘曰

孰爲衆父孰爲衆母民以有甯宇而汝以終古嗚呼于公之高大
吾且近而徵汝

探訪
册

田烈女墓誌銘

清知縣楊一正

烈女姓田行二生康熙乙酉歲邑之蘇村人也父名虎以女字范
得貴長子現未幾虎外出十餘年音信杳絕阿母嫌婿貧從舅氏
謀欲女改字得貴控於余余因時荒旱緩其庭訊令地役調處之
女歎曰背父不義也違母不孝也有一於此母寧死遂自縊焉余
哀其死憐其志斷柩歸范以安泉下幽魂太史公曰死或重於秦

山或輕於鴻毛嗚呼烈女之死尤泰山也若從阿母言不過一田
間村婦與草木同朽已耳裙布紅顏素未讀書不聞君子之教能
知忠臣烈女不二事之義引領自裁從容就義一死何其重也風
化因以勵綱常於以振作家之珍爲國之光余甚嘉之躬親致奠
爰題其石銘曰

窮檐弱質行年十七能明大義終身從一花殘玉碎無非阿母冰
心烈性永昭千古

忠義節孝二祠碑陰

知縣趙知希

皇帝御極之元年癸卯詔天下有司舉報忠孝節義之人其已往
者宜建祠標名以時祭享用以闡幽而垂久而余於又明年乙巳

秋被命來官茲邑肅承欽詔下諭於衆曰此特典也其詳其慎勿濫勿私已而館士大夫連名列呈舉忠臣某孝子某義士某節婦某烈女某某酌其可者得數人焉上之諸臺達之九重果如所議已又卜地於學宮之西偏建忠義祠於城隍廟之左建節孝祠祠凡門若干楹堂若干楹旣竣宜立碑以記其盛余謂館爲山左古邑又當齊魯宋衛四國之交貞孝節義何乏其人而無一席之地以處幽魂前者胡以慰而後者胡以勸也今二祠旣成以妥以侑不獨貞士烈女咸得其棲靈吾見館之人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爲婦盡節風俗日益醇人村日益盛矣然則聖天子之深仁厚德其被於來茲者何如哉是舉也始於雍正四年三月訖於本年七月

文學李志杜李志樸董其事工料木石之費共百五十餘兩除支
頒發銀一百零八兩不足者志杜志樸捐助節孝祠地基文學秦
謙捐出五尺許是不可以無記銘曰

我皇御宇首重孝貞樹之坊表建之棟楹生徼厥寵死亦沐澤何
用不旌維忠維烈館屬名區風俗尤古潛德未發幽光蝕土於鑠
斯祠旣丹旣釀春秋享祀貞魂如昨陶邱蒼倉漳水茫茫鐫之碑
陰用志不忘

普濟堂碑文

總督黔南王士俊

館陶東郡中邑也幅幘之內枕陶山襟衛水處齊魯西偏爲燕京
通衢按風俗志載隋書云人好儒學性質直懷義有古之風烈又

載閭給諫四義記邑有王本元者嘗捐多金設立義田義塾義渡義阡傳爲四義之莊館雖蕞爾邑哉善人端士惇義而及宗族鄉邑者其天性然其風俗然將古與今之好施樂善當無不然也歲在癸丑余恭膺簡命總督河東仰體聖天子愛養元元至意欲使窮鄉僻壤咸沐皇仁以臻一道同風之盛爰於甲寅夏檄行兩省仿京師普濟堂之制令州縣興建安養無告窮民自秋徂冬各屬詳報工竣者紛紛而至迄今幾徧兩省矣余竊喜僚屬之勤於督率又喜兩省風俗之醇人心之厚捐資助產慕義急公者所在多有而館之普濟堂亦循例興建焉堂屋凡二十間官紳商民共捐銀四百七十九兩有奇置備建堂工料器皿棉衣各類用銀一百

二十一兩六錢餘銀二百餘兩附質庫生息歲取田租子金爲堂中薪米醫藥授衣施棺之費又雍正八年南漕餘穀一百餘石亦撥入以補贍其規模區畫稍稍具備而館之人心風俗猶敦古處亦由此足徵矣余竊有感焉攷茲堂之建報竣於甲寅九月維時董其事者謝令士柱旋以瓜代去嗣而經理者阮令汝暉視事僅數月又以巡荒原闢汙萊中傷炎暑嬰疾卒於官今茲請記於余者則攝篆事堂邑令張興宗未及期年長吏三嬪人事靡常變遷莫定倘不爲斯堂圖久遠計虛循故事痛癢無關則倏忽之間嗟鳩鵲而悲向隅者旋令人不忍覩聞矣誰謂斯堂無藉而可長保乎夫宣上德意導民興善守土者之事也自今以往撫茲民社體

上天之仁愛廣帝德之宏深因時補救惠愛窮黎而鄉之紳士善
良又皆時行捐給常使盈餘樹萬年不墜之基遂斯人生全之願
將見館雖小被潤澤而大豐美直頡頏乎通都鉅邑而無忝鄒魯
人士勉乎哉

其田畝邱段字號及諸樂捐姓氏備載碑陰

以上舊志

張君墓誌銘

皖涇包世臣

道光己丑夏余過館陶學執友張君琦留十日見其訟庭闐寂闐
闐皆新治耕耘者率肥澤和順與丙戌初視事時大殊因謂之曰
吾子蒞此三年殆於能富矣議所以加則人才爲亟抑有可以相
告者乎張君曰僻邑難與論人材惟張維銓文行可觀其家累世

好施與母夫人尤有賢聲余聞維銓名始於是癸巳春張君卒官其孤曜孫吾甥也甲午冬自館陶至白門持維銓書及狀以乞墓誌其書詞哀怱藹然有不忍死其親之意宜爲張君所歎余無以辭然閱乙未丙申未報也丁酉春曜孫自都三移書相趣告耐葬期迫待此以掩幽而余適病目稍愈乃次其狀以冀及事焉系曰君諱曰琛字叶瑞別字石隱姓張氏先世居福山高談莊明初有九如者徙館陶居艾寨村至君凡十二世曾祖其宗廩膳生祖恕附貢生父大雅邑庠生君弟曰斑早補弟子員邑庠君治家事不給命君援例入國學助理田宅君家故饒廩膳君有文譽爲名師負笈來自遠方者察其貧乏資食用而教導之多成材附貢生主

家事屢值歲歉率爲粥以活餓者兩世皆爲有司所旌邑庠生遵行無改以至於君君承祖父之志益嗇衣食以豐任恤又精治外科遠近踵求無不愈酬報一無所受並多贈給藥餌者嘉慶癸酉豫東役起館陶逼曹滑有司議募勇護城垣君聞之卽馳貲送局爲慕義者倡得以集事君娶冠之郭氏事舅姑相夫子至爲辛勤積勞早謝繼臨清徐氏淑德符郭加強於記識佐君綜核無遺忘君旣卒而周助戚黨培植詩書者有加無已遠近稱爲賢母君卒於嘉慶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六郭卒於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二徐卒於道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三君以子維錡職封儒林郎郭贈安人徐封安人子三長

卽維鏞布政使司經歷銜前卒次維錕邑庠生皆郭出次維銓道光乙酉拔貢徐出孫二汝泰邑庠生汝諧曾孫一曾生維錕維銓卜以道光十七年 月 日合葬 原故銘之曰
善無近名爲之四世子述父志婦成大事唯遲其昌其昌迺熾福善者天貞石是視

附 申文

知縣鄭先民

爲申請均引之弊以除偏枯之害事據本縣舉貢生鄒魯等呈前事呈稱竊照按丁均引始於順治十七年陳道臺之條議其起念非不公也其立法非不善也然斟酌增減之中不無出入多寡之弊而本縣三萬六千人丁遂因紙上之虛名致成民間之實害食

鹽價值每歲一萬六千有奇等於本縣正項錢糧考成所迫官民
交困幸鹽臺諮詢利弊魯等謹按均引成書摘其大畧以陳如東
昌闔屬聊城居首名爲附郭縣實是東昌府其在城與東關居民
不下數萬而冊上人丁僅有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六丁豈有一郡
城也而不及館陶下縣人丁之一少半乎又如范縣一邑其地土
與館陶相若也今冊上人丁僅一千二百零八丁銷引二百零一
引以館陶疊增七千餘引相較是館陶一縣倍於范縣三十五縣
矣此按丁均引之中誠不能無偏枯之弊也而酌減之地方又可
疑焉恩縣上縣也人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丁應派銷八千七
百九十八引而酌減五千大數是酌減之數反浮於正派之數此

中豈能無弊乎館陶下縣也戎書云查該縣向來疏銷不易夫明知向來疏銷不易三千餘引尙不能完程父母孫父母王父母相繼參罰離任乃不念前官受累又增至五千七十二引豈引少而疏銷不易引多而疏銷反不難乎何其宜酌減而不爲之酌減也况堂邑之姑酌減一千引也爲其近河也博平清平之姑酌減一千引也爲其近漕河而私販難緝也此又偏私之論也夫爲其近河也陶之西一里許卽衛河也南至小灘鎮北至臨清州而天津北直河南行鹽之船俱由館陶地方何不援河而酌減也且以私販艱緝而姑酌減尤可疑焉如以私販難緝而卽爲之酌減則各縣皆以私販見告而求減引將置官鹽於何地乎且館陶近河天

津鹽船絡繹不絕獨無私販私鹽之可慮乎至於臨清州兩河交會五方雜處在城有十萬人口在冊止有一萬五千六百餘丁舊額鹽引一萬九千有奇乃過減一萬三千四百引邱縣應派銷三千引而減去一千五百引高唐舊額四千餘引而減去二千引夏津二千五百六十引減去一千五百引朝城應派二千二百二十一引亦減去一千引夫引多則宜減引少必不宜減乃併至少者而亦減此中又豈無弊也總之以按丁爲一定之法乎則各邑按丁畫一不增不減可也以均引爲無定之法乎則奏銷難易不一量增量減無不可也何爲乎在他縣則以銷引爲難而從減在館陶則以銷引不易而加增立法之均固如是乎懇乞老父母上念

國課下軫民諄生諄請命確查各處新審人丁參核各屬地畝人丁可以脫漏地畝難以增減無論土居流寓大凡種地之人便是食鹽之人將陶邑加多代銷之引仍歸於地多引少之處照舊存二千七百餘引庶乎食鹽不難完引亦易上不虧國下不累民矣據此查館陶三萬六千四百三十五丁食鹽三千七百三十二引此舊例也其所以引多者蓋因先年河南糧廠駐北門衛河之側商賈雲集運軍大戶共食於斯也不意明末糧廠移至直隸小灘鎮軍戶已去商賈不來又迭經兵火册上人丁半屬虛數食鹽者既少而鹽引不減至順治十七年按册上人丁均引增至五千七十二引本年六月又加二千一百九十二引有加無已官民愈以

難支矣卑縣到任以來查得陶邑種種陋規無一不以虛名受實禍而食鹽尤甚今值憲檄屢頒諮訪利弊實政實心煌煌星日是以紳衿里者撥商等比例陳情其受害也深故言之也切其察弊也確故語之也詳伏乞憲臺留神省覽酌他屬之多寡甦浮丁之偏累仍照三千七百三十二引救此一方功垂萬世矣

又申文據此卑縣覆思均引初意原因多寡不均而均之也實爲奏銷之難者而均之也當均引之際宜先察州縣之大小驗人丁之虛實並奏銷之難易於易完州縣不必因紙上丁少而過減仍照其舊額可也於難完州縣不必因紙上丁多而加增量減其舊額可也乃將館陶至小下縣增派六千餘引而云姑酌減一千較

之舊額實增一倍致使一方勞黎偏受引多之害闔邑紳士所以不禁言之痛切也前詳憲臺已洞悉矣卑縣更取成書所載不均之尤者而再懇焉如臨清州舊額一萬九千餘引乃過減一萬三千四百止存五千六百餘引徐州舊額二萬六千引乃過減五千餘引將上州縣易完之引撥派於下縣難完之處代爲奏銷亦極苦矣今新復八萬引又不按三省二百四十州縣均平分派獨加館陶下縣二千一百九十餘引不幾苦上加苦乎伏祈查憲綱大小舊額多寡將館陶代銷過增之引仍撥於臨清徐州等處在彼不過還其舊額未嘗有害在此庶幾復其舊額即獲更生矣

新建駐防公署文

知縣鄭先民

笠簔所以禦雨不可以不雨而廢笠簔介冑所以防姦不可以無
姦而弛介冑興朝致治督於省會鎮於大郡防守於州邑碁布星
羅以相臂指其制甚善而廨宇未遑軍無營幕嗟嗟兵以衛民勞
矣勞而雨立苦矣雞埒之馬廐之羊豕或圈牢之矧伊健兒其勢
不得不儻民居兵儻民居則兵之悍者不惟廬其居而或仰其食
民之黠者不惟斬以食而或驕以居且民有室家兵將嫌於出入
兵有緩急民不得時其啟閉事殊兩病余吏茲土頗悉其弊於康
熙八年捐俸凡葺營房若干間蘇民也兵有寧處矣後之有志者
尙嗣而葺之

壯威上將軍陸軍上將兩湖巡閱使湖北督軍兼省長館

陶王公碑銘

銅山張伯英撰並書

民國廿三年八月館陶王公卒於天津寓第春秋七十有四既葬公之鄉人以狀抵予曰將軍有功於國有惠於鄉有功於國世所共聞見有惠於鄉世或未盡知鄉之人弗敢忘德乞述生平鏤諸麗牲之石以垂久遠而示後人予二年冬以合肥段公至武昌與公一堂相聚者累月言論豐采如在目前而公已爲古人可慨也夫公諱占元字子春先世居山西洪洞徙直隸保定再徙山東之館陶爲館陶人曾祖兆霖祖卓臣父壽祺以公貴皆封振威將軍曾祖妣汪祖妣郝妣胡皆一品夫人公生而穎異少孤貧未能竟

其學十九從戎隸銘軍清光緒十二年選入北洋武備學堂卒業
爲懷字營哨官甲午之役在旅順大連金州岫岩等處大小十四
戰勇名遂著欽差大臣項城袁公練兵小站調充新建陸軍右翼
第一營督操官升第三營幫統袁公巡撫山東從駐濟南廿六年
奉檄剿平原會匪立擒首要置之法餘未株累平原人泐石頭之
二十七年升管帶二十九年升左鎮步隊第一標標統三十年日
俄戰役奉令防山海關駐永平士民稱頌三十一年升陸軍步隊
第一協統旋改第二鎮第三協統領宣統三年武昌事起奉調赴
鄂轉戰漢口漢陽間尋調赴豫授副督統以督統記名旋師保定
從合肥段公通電翊贊共和國元年授陸軍第二師師長二年

江西事起調鄂進駐贛邊事平回防黎副總統兼領湖北都督調第二師駐鄂奉令幫辦湖北軍務三年白狼匪熾奉令爲豫皖剿匪總司令擊匪商城匪潰又擊之襄陽老河口窮追入陝平之四年九月奉督理湖北軍務之命會改官制特任湖北督軍兼省長九年特任兩湖巡閱使十年辭職特授壯威上將軍積功得勛一位一等白鷹章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嘉禾章大總統特頒九獅軍刀雲臺福曜扁額公治鄂最久地居要衝值南北相持內爭劇烈之時措置一不慎亂且立作公保境息民地方不見兵革垂八九年其用心爲獨苦自公之去鄂民遂無一日以安老誠謀國所繫不其重哉九年館陶旱災公自出資以振民飢流亡更糧平糶

採古人救荒之法設當地局次貧者以免凍餒冠堂臨邱各鄰邑
皆蒙其賜建浮橋于館陶鎮之衛河自出鉅金而募少數之欵名
曰公修以讓善與人事母至孝友愛於兄兄沒視嫂有加禮撫子
女如已出兩姊衰眊敬事不懈業師無嗣立碑誌其墓歲時爲之
祭掃歸田而後盡力公益設義倉立鄉校雖重費無所惜親族故
舊待以存活者甚衆易簣之日猶諄諄戒子姪以廣行慈善濟物
利人爲事嗟嗟國家抗隍風俗日偷使握兵柄任疆寄者如公持
重何至日尋干戈觀公友于之愛推解之盛則閱牆紵臂視手足
如行路彼獨何心自古成大功享大名者其識力之超天性之厚
必大過人公之謂矣配么夫人子四長澤寬謹愨有父風次澤厚

早卒次澤舒澤和均幼澤寬於是年九月十六日葬公於鎮西之新塋銘曰

岱宗河流鍾奇毓秀實誕人傑即戎於幼福爲德基材由天授專闡以膺偉績斯懋江漢湯湯用武之鄉我無虞詐人慶阜康公去民思令問不忌周公赤舄名伯甘棠公之去鄂曰憫內亂自殘國脈生靈塗炭權力相軋曲直孰判浩然釋甲還我里閭里閭歸止惠洽其鄰僻邑興學儉歲指困其生而英其沒也神詩之樂石垂示萬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孟夏之月建

六詩類

昭君怨

唐郭元振

聞有南河信傳言殺畫師始知君念重復遣畫娥眉

子夜秋歎

邀歡空佇立望美頻回顧何時復採菱江中密相遇

子夜冬歎

北極嚴氣昇南至溫風謝調絃競短歌拂枕憐長夜

發館陶

促轡數殘更似聞鷄一鳴春風馬上夢沙路月中行笳鼓遠多思
衣裘寒始輕稍知田父稔燈火聞柴荆

題李丞舊居

皇甫冉

盛名天下挹餘芳棄置終身不拜郎詞藻世傳平子賦園林人比
鄭公鄉門前墜葉浮秋水籬外寒臯帶夕陽日日青松成古木祇
因來者爲心傷

次館陶

元許有士

浦雲林霧鬱蒼蒼水面無風晚自涼今夜蓬窗應不寐計程三百
是吾鄉

詠郭震助喪

明太宗文皇帝

不詢名姓竭行囊慷慨傾貲助有喪五世一門俱感德褒封千古
翰青香

題陶山人屋壁

御史熊卓

山泉入戶流閑花自開謝此意堪誰語月明來庭下

其二

杳杳竹林下青蘿向人長俗客不到門清風自來往

過館陶

侍講劉 球

霄漢渡鴻毛行舟及館陶路通西蜀遠浪接北風高郡邑稀村舍
田疇半野蒿民淳皆變魯跋涉敢辭勞

寄王太尹

邑人耿 明

陶山風俗近如何民物熙熙樂太和百里桑麻秋賦稅萬家燈火
夜絃歌草生囹圄冤民少花滿郊原異政多信是賢侯膺寵遇徵
書遙見下巒坡

送別孟太尹

聊城西北望吾陶潤澤翻成嘯海濤五斗不糜腰懶屈七絃絕響
調孤高宦情於我真管蠟交誼如君信飲醪此別誰憐風露冷春
光荏苒到枯條

過館陶呈鄺北塘

編修沔陽童承敘

獨擁雲霄節來經齊魯行維舟當野市卷幔對山城竹杪潭煙涇
沙頭浦月明况逢勾漏令能豁茂陵情

館陶旅興

編修應時

孤城日日散朝鴉衰柳寒汀近酒家悵望三秋不成醉况堪留滯
尙天涯

荷蓑亭

邑人耿章光

披草尋荒徑幽閒得此亭暮煙萬井白微雨四山青風落蕭蕭木
簷飛點點螢倚闌吟不寐次第數昏星

新題八景

陶山夕照

清知縣鄭先民

茲邱閒且曠日落見山情趙館湮無跡禹書僅有名千林歸鳥下
半壁彩霞生牧笛知何處悠然時一聲

東嶽晴雲

勝地東連嶽晴雲自往來無心過雉堞隱約見樓臺覆鉢疑龍起
棲松惹鶴猜何須觀海市卽此是蓬萊

黃花故臺

弔古荒臺側遺跡猶在不惟餘新草色無復舊風流斜日偏來照
西風剩得秋徘徊增感慨歸騎每遲留

駙馬古渡

想見韓郎渡當年或在斯大都諸往蹟未必盡傳疑月冷汀沙夜
春青岸草時豪華千古夢經過使人思

衛河秋漲

衛水河源遠秋來漲似春帆檣高過樹波浪不驚人處處無危岸
時時有巨鱗誰言斯土僻出郭即通津

蕭城曉煙

荒堡何年築相傳駐馬城已無霄拆警惟見曉煙生草長空壕合
雲深古堞平悲風吟野樹猶似舊笳聲

古井甘泉

古磬旣無縫甘泉何自盈映天同鏡朗消渴較水清澤潤分河瀆
功施半市城雞鳴還到夜不斷轆轤聲

長隄春色

自昔河爲患勞勞築此隄曾聞桑種海今見谷城蹊碧樹宜鶯語
青蕪稱高蹄春來花滿地百里盡香泥

前韻

陶山夕照

主簿王 金

陶山何處是不盡古今情四野漫無際一山空有名斜陽林外下
涼吹晚來生坐聽郊原裏樵歌又幾聲

東嶽晴雲

汪一虬

雲痕晴乃幻嶽色遠蘧來欲望雲間氣還宜雨後臺塔鈴猶隔語
松鶴漫多猜獨坐蘧廬適霞光射草來

黃花故臺

王金

故臺臨水築遺址尙存不碧草高低合滄波晝夜流曾無花映日
惟有雁橫秋莫惜豪華盡吟詩幾度留

駙馬古渡

駙馬知何代傳聞渡在斯滄桑眼底變風景望中疑鷗鳥隨波處

會 附 集 元
廬花照岸時行人經此地弔古不勝思

衛河秋漲

董上新

衛河秋水劇天上坐如春帆影迷城堞漁歌雜榜人雲低生蜃氣
波動見龍鱗應有乘槎客來茲一問津

蕭城曉煙

北塞多雄志遺跡見舊城都隨流水去但有野花生曉日千林出
輕煙一望平當年嘶馬地風雨若聞聲

長隄春色

汪一虬

依水春多麗探奇在古隄綠侵知柳岸紅綻入桃蹊閃亂征帆影
參差怒馬蹄攜尊花底醉不惜臥香泥

古井甘泉

物理渾難測，井虛常自盈。有泉香以冽，無縫湛而清。龍護十年發，天漿百里城。樂饑頻用汲，石乳遜芳聲。

題田烈女墓

廣濟金啓洛

館陶田家女，許作范家婦。少小諳禮經，何曾事章句。遭遇獨阨窮，阿父先朝露。今年歲徂饑，枵腹難支柱。阿母前致詞，溝壑良可懼。比舍厚藏兒，改字可充舖。本爲生死謀，汝毋金石固。女也聞斯言，長跪仰天訴。從一義云何，母言廼謬誤。夜半歛自經，有母不遑顧。鄉鄰咋舌驚，輪蹄走相訃。關西賢令尹，瞿然致厥賻。賻陳觀者塞，衢路附身靡。不具礮石馬鬣封，大書烈女墓。再拜饋奠陳，觀者塞衢路。

會稽王 昉
嘖嘖表章心所關非細故頽風爲之摧綱維賴以樹於哉弱貞魂
千秋馳令譽

陶山

會稽王 昉

隱隱陶山去郭斜山留殘照景堪誇光分草樹晴鋪錦影逗巖阿
暖簇霞牧笛數聲爭去徑樵歌一曲競還家我嘗眺覽回來晚帶
得餘輝分外嘉

衛河

百析清流繞邑西粘天拍岸蕩晴輝千雷爭震聲如怒萬馬橫奔
勢欲飛嘖激蛟龍偏適意迴翔鷗鷺解知機何當趁得仙槎去遠
訪銀河牛女歸

駙馬渡

駙馬當年此地經山河莫不被光榮沙頭立馬旌旗動浪裏浮舟
鼓吹明細草一汀春雨歇垂楊兩岸曉風清至今南北經行客無
不相傳道舊名

無縫井

一泓石甃碧苔封百尺淵淵探不窮休道泉源無縫透要知海眼
有潛通千年澄澈人難並六月寒甘味莫同日夕轆轤聲不斷由
來無限濟人功

登光嶽樓

重來此地一登樓彷彿神遊天際頭萬里雲山頻入望三江舳艫

盡歸浮已知塞上烽煙靖猶羨寰中景物休愧我有生逢聖世丹
心耿耿未能酬

楊太尊祠堂

耿賢舉

故老懷遺愛棠陰話正頻一錢臨折柳雙鹿道行春祠列椒圖狀
門懸棹楔新檣烏棲古渡宛轉若相馴

捕蝗詞

知縣趙知希

麥秀黃雲夏風旱蚋子蠕蠕初出卵莊農護麥不敢聲里正促報
鄉情斷縣官當日下鄉來懲爾報遲怒似雷傳集村夫三五百禁
說不蝗不爲災縣官執冊編成伍編得長蛇如兩股嘈嘈躡躡打
成團短木縛聲不計數東西濠塹百丈餘一撲一擊心歛歛炎炎

烈日燒如火家有青苗尙未鋤可憐日夕不得息日暮有蝗生兩
翼公文催督星火馳見說有蝗噴不力百錢一斗買飛蝗小男老
女野田忙螳螂蚱蜢同時盡市上爭得蝗價昂吁嗟乎捕蝗眞可
悲高築蝗塚星纍纍留待委官來看驗遙天怕有蜻蜓飛

光嶽樓

前人

凌空岬岬雄通都俯看下界雲模糊指使齊魯分疆界目斷海山
時有無應爲仲連懸一的頓來王粲傾一壺更上一層飛來得隻
身疑傍青天呼

又

織公據勝憑凌日三百餘年空此樓欄下盡教風物改眼中微喜

鏡湖秋岳光隱躍浮天際海氣分明到上頭我亦未聞身在客周
遭廻望重遲留

蕭城懷古

趙知希

花門天驕子更奇驕女生黃河一線地寧以宋爲兄雄師擁秋風
臨涯築方城當日非冠老一局定全贏誰當倉猝間突然孤注傾
重陰乍斂迹天日一晴明中原苦戰伐賴此城下盟遙想十六州
襟喉端所爭戍卒星羅布邊防轉未經滄桑屢更後久矣入編氓
荷戈拜長史猶稱蕭渠營每當田狩日按戶出精兵排場開肆伐
隊伍勢崢嶸進止陰陽合風雲鼓角清雖如優孟舞想見流傳情

蕭城下居民自稱曰蕭渠營兵邑城凡防禦巡邏之役悉充焉
春秋演武之日宰親閱操擊鼓舉旗大異烏合者夫有所受也我

蕭城下仰懷婺星精歲久無雉堞崇岡滿榛荆楚人墾殿廡飢鳥
餐落英邇來逢泰運桑麻繡縱橫誰知南北交往昔紛戎徵寒日
慘欲白飛沙四壁驚荒臺明月下疑聞環佩聲

題段干木先墓

邑廩生劉廷瓚

負郭毛州外相傳干木邱清風興懦立高節抗賢侯殘碣一亭古
荒園幾樹秋西河源不斷千載共長流

題田烈女墓

前人

貞魂含笑赴泉壤不把新郎易舊郎漫道鴻毛輕擲命青絲一縷
繫綱常

蕭城懷古

季試題

雉磔何時建相傳蕭后名挹來朝露涇望去暮雲平碧草征裙色
松風鐵馬聲千年歸聖化桃李燦邊城

七金石類

(1) 金

圓覺寺鐘款

在縣東
路兒莊

(2) 石

唐馬恒郝氏二夫人墓志銘

文宗開
成六年

元劉君先塋碑

至大
元年

館陶縣志卷之十一

雜志

遺蹟 軼聞 附錄

雜志者無體例可合亦無義類可併或其事近微瑣而不無可傳或其事涉俶詭而可爲警戒又或理所必無而事所或有若盡削其迹則不免遺憾此古者史氏流別八曰雜記如祖臺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皆謂之雜記即近世各國哲學家亦有研究靈魂之說及神秘說者蓋自古幽明殊途陰陽一理聖道彰善癉惡神道福善禍淫功罪之因皆由心造殃慶之報各以類致事有奇異而理不外眞常說近神秘而肯一歸中庸故無隱不顯無奇不正未可以孔子之不語怪神而

遂於往迹異事盡置而不錄也附雜志

一遺蹟

關於遺蹟項下分坊表塋墓古樹三種次錄於左

(1)坊表

(明)

繡衣坊 爲御史陳占建

攀桂坊 爲舉人高安建

經魁坊 爲舉人劉衡建

恩榮坊 爲進士郭良建

世科坊 爲舉人趙資建

步蟾坊

爲舉人吳譽建

登雲坊

爲舉人楊源建

擢英坊

爲舉人王傑建

雲梯坊

爲舉人靳亮建

科第坊

爲舉人汪簾建

經元坊

爲舉人王江建

恩榮坊

爲進士馬懋建

經元坊

爲舉人樊江建

世科坊

爲舉人楊文建

恩榮坊

爲進士耿明建

聲震青霄坊為舉人武雷建

拔秀坊 為舉人王坦建

陶山彩鳳坊為舉人武德智建

月殿秋香坊為舉人劉之翰建

恩榮坊 為進士楊師震建

黃堂弼教坊為舉人米世功建

憲伯坊 為僉事武建邦建

奕世恩先坊為

贈贈文林郎知縣武雲
按察司僉事武德智 建

馳恩坊 為勅贈主事楊傑建

鴻臚坊 為序班張忠建

貞節坊 成化間 爲郭維貞之妻侯氏建

節孝坊 天啓三年 爲劉成器之妻賈氏建 坊在城內年久傾側民國二十年裔孫劉蕪峯等重修

(清)

康熙九年董固村王邦真母杜氏年一百一十三歲精健異常知縣鄭先民以車迎至內堂問勞之是歲終月無病而終欲爲

建坊未果匾其堂曰歲星人瑞 以上舊志

貞節坊 乾隆三十九年 爲王建成之妻劉氏建

節孝坊 在南馬固同治十年 爲王培利之妻殷氏建

節孝坊 在三區薛店光緒十五年 爲李本剛之妻楊氏建

柏節坊 在北么莊前街光緒二十八年 爲么汝敏之妻張氏建

節孝坊

在南館陶西街光緒三十一年

為王培澤之妻閻氏建

(民國)

慈孝坊

在南館陶民國十年

為焦振有之妻王氏建

坤元坊

在東鴨窩村民國十四年

為劉傑之妻王氏建

雙節坊

在三區影莊民國十四年

為孫安邦之妻張氏孫振東之妻武氏建

崇德坊

在南館陶鎮民國十四年

為壯威上將軍王占元建

以上採訪冊

(2) 瑩墓

霍氏瑩

在城東北吳寨村北舊黃河西岸明洪武二年立積土

如山圍以松栢面積五十餘畝登頂遙望恍見舊黃河澎湃奔

流也

汪氏塋 在城東北楊莊村西明永樂年間立寬廣四十餘畝松栢數十株大皆合抱不交蒼翠森嚴百鳥翔集亦佳境也

李氏塋 明永樂年間立在城東北彭祖店南舊黃河東岸四圍窪下凸起於中歷年不爲風雨所損增植松栢楊柳於上寬廣約十餘畝

(3) 古樹

辛集村正中觀音堂左側有異槐夏季放花每朵五色相傳植自前漢宋太祖過此正值萬蕊燦爛曰此必得五沃之宜因徘徊樹下不忍去今老槐已枯旁生小槐一株花仍五色人名其村爲五花槐辛集

薛店觀音堂側有栢樹一株唐時所植幹老枝茂其狀甚古遠望之似駱駝似狀榻行人過此無不稱賞

南館陶街中關帝廟右側有古槐一株老幹橫出形似虬龍每當夏秋枝葉猶茂相傳唐朝所植不能考其年月矣

南彥寺村東首崇興寺前有唐槐一株三人不能合抱枝幹半枯半茂蔭廣畝餘臨路側行人多息肩其下

以上採訪冊

二 軼聞

唐顯慶中館陶周主簿奉使臨渝將佐二人從往周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盡盜錢帛而去至歲暮其妻夢周具陳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匿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辦具得實

狀錢帛並獲二人皆生死

舊志

唐開元中李光遠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爲旱書告災書就暴卒後縣申旱狀州司馬不從百姓胥怨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至謂百姓曰我雖死旱災不慮無告遂詣司馬宅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宜速成之不然當爲厲矣言訖不見司馬遵其書而成之

通志

濟甯邵士梅字嶧暉清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棲

霞縣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為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與遂娶焉從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為余及同年傳侍御

彤臣展潘吏部陳伏颺言言之

見王漁洋池北偶談

孫景溪先生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焚莫喻其故越六

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恣色慫恿傳訊婦投環死惡少遂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辯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復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

而殞

見汪輝祖
佐治藥言

三附錄

武訓小學事實的經過

艾寨武訓小學舊址原設第三區楊二莊名爲育英義學嗣因之人經理武公又歿於臨清義學幾廢而居民因租地不均又易起爭端邑舉人汪蘭坡爲息爭起見遂呈准將該學田入官於清宣統間改爲初等小學堂民國革新後該學旋興旋替迨十四年艾寨張耀宗爲教育會長擬請於本區添設第三高小一所當經教育局長郝介眉商准知事管祖式卽將武訓小學遵章擴充以原有基地作爲常年基金不足之處由縣款補助詳准在案並委區長鄭顯和幫同張耀宗籌謀進行奈因楊二莊地址狹隘另籌建築集款非易適艾寨張氏家祠重修落成張耀宗乃與族侄不綱召集族衆公議決定將家祠一所除正堂外所有房舍均借歸五

訓小學以便開辦十五年延張善守爲校長招生授課但祠內僅足容初高兩班次年復經李知事秉超於縣款內撥給臨時費四百元乃添置西院一所十七年建築校舍復由該村捐助廟產價洋四百元並將娘娘關帝兩廟瓦房兩座拆作學舍二十二年冬又經邀准將課程一股歸武訓小學承包年約可分紅利四百元作爲小學臨時費二十三年春又於西院西添置宅基一段是年冬復由縣黨部常委張丕著協同校長張善守赴濟晉謁各當道並由本縣各機關募獲洋約千餘元乃於該村西街添購閑宅一所計七畝二分餘此後逐漸擴充益不難長足進步矣

陶鎮小學事實的經過

陶鎮完全小學校舍宏敞生徒衆多初時原由義學改爲館陶縣第二高等小學惟因經費支絀當經王占元將軍捐助洋三千元王繼曾捐助洋一千五百元作該校建修費校中設備漸就完全

徐村小學事實的經過

徐村完全小學成於民國二十三年修築學舍添購地基在在需款原有基金不足經該村善人郎鳳齡捐助相鄰學地三畝餘大楊樹數株共值洋五百元歸爲該校所有庀材鳩工學校於以成立

第二區各鎮莊圍寨先後修築之概況

潘莊鎮圍寨於清咸豐十年因防禦教匪開始修築迨光緒二十

四年土匪蠢動加工重修

王集團寨瀕衛河東岸於清同治二年因防禦教匪興工修築高一丈五尺留東西南北四門至光緒二十一年因連年被水又將圍牆培厚二十六年防義和拳匪又將圍牆增高環築小牆高四尺可隱身外擊添闢東南隅一門現門牆均完整

其他如該區之趙莊東路寨魏沿村吳沿村汪隄大章堡白家鋪燕杏園吳寨許張寨梁齊寨宋齊寨小莊陳沿村張梭莊西崔莊油坊等莊各圍寨皆因土匪猖獗於清光緒宣統間先後修築均尙完整

第三區各鎮莊圍寨先後修築之概況

李官莊鎮圍寨因防禦教匪於清同治七年興工修築嗣亦視該圍牆卑薄隨時補修尙稱完整

艾寨村圍寨於清同治初年因黑旗教匪宋景詩等之亂興工修築大牆高一丈五尺下寬二丈上寬一丈四尺女牆五尺牆外濠寬一丈八尺深一丈四尺二濠寬二丈深三尺周圍七百丈嗣日久漸圯迨民國初年因防匪亂從新修補增築門樓至十七年復於圍牆外編製鐵絲網牆一週益臻完固

薛店圍寨因教匪猖獗於清同治七年興築迨民國十二年土匪滋擾因之重修

第四區各鎮莊圍寨先後築之概況

張官寨鎮圍寨於清同治間興築後圯民國八年因防土匪重修高一丈八尺

時玉村圍寨於民國八年因防匪興築高一丈六尺

藺寨村圍寨於民國八年因防匪擾興築周圍三百六十丈基厚一丈二尺頂寬七尺牆高一丈三尺上有小牆高五尺現極完整

第七區

南館陶鎮曩禦教匪之亂舊有圍寨後因承平漸圯民國十九年因鑒於仇匪之擾於二十年循基重修版築極稱堅固

以上採訪



